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報紙

策進

第 二 卷
第 三 十 八 期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五日

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印行

策進週刊第三十八期目錄

每星期二日出版

忠告日本民衆書

徐慶譽

戰事中中國鐵道之近況 (續完)

敦純

「農工運動之理論與方略」緒論

張德荃

謹復吏治訓練所全體同志

羅天素

到前線去 (雜記)

楊人榘

死葉 (隨筆)

古因

國內大事記

清編

特載

全國教育會議宣言——江西省政府爲「五卅」紀念告江西民衆書——江西省政府爲

追悼「五卅」死難烈士告江西民衆書



忠告日本民衆書

徐慶譽

逕啓者 敝會委員徐慶譽君，爲濟南案件，發出

忠告日本民衆書，已譯成日英各種文字，分發

日本及世界各國，茲特寄呈一份，即懇在 貴刊

揭載，以廣宣傳，不勝企盼！尚頌

撰安。 上海世界學會啓 五月二十三日

日本各界人士公鑒：貴國田中首相，藐視中國民衆之
輿論，不顧國民政府之抗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一再出
兵，侵陵我疆土，殘殺我百姓，擊斃我官吏，焚燬我民房
，佔據濟南，阻撓北伐，山東父老，及北伐軍士橫遭日軍
之屠戮者，以數千計！此種慘無人道之暴行，竟出於所謂
同種同文之日本軍事當局，不僅出乎中國民衆意料之外，
即貴國富有理性之人士，諒亦不敢表同情於此種違反正義
人道之寇盜行爲！

山東爲中國領土，揆諸國際公法，貴國無派兵侵入之
理。如曰保護僑民，則我國民政府已數次宣言，力予保護
，決不侵犯。如曰國民政府之宣言不足憑信，則儘可限令

僑民歸國，焉用妄動干戈，侵人國土！貴國政府之侵略中
國計劃，固非始自今日，此爲全世界人類之所共知，當亦
爲貴國人士之所深悉。國際間之侵略，其爲野蠻，實無異
於個人間之暗殺，深望貴國人士，認侵略爲戕行，不僅損
人主權，而且自壞人格！欲爲人愛，必先見愛於人；存心
滅人，終必歸於自滅，徵諸史乘，莫不盡然，因果循環，
已成定律。以力服人，是爲霸道；竊道立國，國必危亡。
成吉思汗之武力，亞力山大之雄圖，拿破崙之蹂躪歐洲，
威廉之虎視寰宇，類皆曇花一現，遺臭萬年！人類罪魁，
文化盜賊，史家之所同惡，正義之所不容！

吳能制越，越既可以沼吳。日能亡華，華豈不能滅日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國家興衰，變遷歷定，貴國人士
，當知中國民族確有百折不撓之精神，斷非武力所能屈服
！凡以武力壓迫中國民族者，莫不自取滅亡。如契丹，如

金元，皆曾以其不可嚮邇之淫威，屈服中國，然皆不旋踵

而覆亡。中國人侵人則弱，自衛則強，惟其不好侵陵，故

能建國悠久，此西方學者如威爾士 H. G. Wells 嘉本特 H.

Carpenter 羅素 B. Russell 等之所公認，彼等遠處歐陸，尙

能了解華人心理，而謂與我同種同文之貴國民衆，猶不了

解華人心理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唇亡齒寒，歷歷不

爽。不論從何方觀察，未有中國顛覆而日本猶能倖存者！

况日本之熟貨大半銷於中國，日本之原料，亦大半購自中

國，爲日本自身之利益計，亦當與中國親善，促進邦交，

以期互惠。今計不出此，徒恃其武力之優勝，逞其侵略之

野心，近傷中國之感情，遠動世界之公憤，結百年難解之

怨，種他日自滅之因，愚者猶且不爲，智者豈徒弔嘆！

然吾深信貴國人士，決不啻如田中之短視昏聩，必有

反對田中之自殺政策者，起而爲中國作不平之鳴。深望貴

國人士勿爲政府之反宣傳所蒙蔽，本良心之主張，受理性

之驅使，督促政府，撤回山東駐軍，賠償華人損失！懲辦

禍首，彈劾田中，倘能一一實行，中日不難親善；否則大

風四起，巨浪沸騰，毋謂秦無人。華人心未死，師直爲壯

，誰敢侮予？破釜沉舟，誓雪此恥！

吾愛吾華人，固不忍吾華人受日人之壓迫屠殺。吾亦

愛日人，亦不忍日人之因今日壓迫屠殺我華人而他日又自

食其壓迫屠殺之果報。昔國模仿德人，無微不至，請看德

史，昭戒來茲。德法爲隣，儼如中日，畢士麥 Bismark 之

存心圖法，正如田中之蓄意圖華。一八七一年，德兵逞其

新勝之淫威，佔據巴黎，擄其君主路易拿破倫，迫法人爲

城下之盟，強訂勿蘭克福 (Treaty Of Frankfurt) 之約，

當時德人洋洋自得，以及法人羞憤填胸之狀，方之此時中

日兩國人民之心理狀態，如出一轍。法人固受德國武力之

屈服，不得已而割讓亞爾沙士及洛林兩州。當德人興高采

烈之時，正法人痛哭流涕之際，但天道好還，強權難恃，

迄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德軍大敗，喪師失地，幾瀕於亡

！使畢士麥尙存，將凡爾塞條約與勿蘭克福條約對比，能

不痛哭淚如一九一七一年時之法人乎？總之，爾能殺人，人

亦能殺爾。今日德國受制於凡爾塞條約，不過食一八七一

年之果報而已。追懷往事，令人神傷！事實不磨，可爲殷

鑒。用特忠告，其速圖之。

戰事中中國鐵道之近况

(續)

敦純

各論

以上所述，特其大概之情形，今請分述之如下：

第一 軍費附加稅

①京綏鐵道 京綏鐵道在第一次奉直戰爭之時，歸直系掌握；第二次奉直戰事國民軍倒戈，遂歸國民軍管理；其後國民軍與奉軍發生戰事，京綏路始分爲三段，張家口以南歸奉軍，綏遠以西歸國民軍，以大同爲中心之中段歸山西軍；國民軍退至陝西後，大同以西歸山西軍，以東歸奉軍。國民革命軍起，奉系軍閥爲擴充軍備計，遂徵收軍費附加稅於該路。茲分述之如下：

- ①利商轉運公司護路費(轉運費之百分之五十乃至九十)
- ②糧食統捐(糧食品從價稅二分五厘，貴重品五分，米三成八分。)
- ③奉軍第三四方而軍軍事費轉運費之百分之三十，但於糧食統捐已徵收者得免徵。
- ④山西軍軍事附加捐(轉運費之百分之二十五)

鐵道週刊

⑤綏遠貨物維持委員會費(糧食品徵轉運費之百分之五十三又五，毛類徵轉運費之百分之百又七，駝毛徵轉運費之百分之百三十，葉煙草徵轉費之百分之二百六十七。)

⑥京綏鐵道事務費(百分之五)

⑦京綏線京門支線(門頭溝石炭專用線)

⑧利商轉運公司護運費(每噸一元二角運費之百分之二百)

⑨奉軍第三四方而軍軍事費(每噸一元五角運費之百分之二百五十)

⑩山西軍軍事附加捐(每噸一角五分運費之百分之二十五)

⑪京綏綏事務費(徵運費之百分之五)

(此外毛類煙業從產地包頭綏遠運至北京，軍事附加稅，約當運費之四倍；石炭約五倍。)

⑫膠濟鐵道

三

①河工捐(運費之百分之十)

②貨運加快費(十五噸車一輛付五十元)

一等品 (運費之百分之四十二又五)

二等品 (運費之百分之四十九又六)

三等品 (運費之百分之五十九又五)

③貨捐

煙草葉及生牛(運費之百分之八十)

棉花(運費之百分之七十)

落花生油及砂糖(運費之百分之六十)

落花生木材石油豆麥等(運費之百分之四十)

水果及野菜(運費之百分之十)

石炭(運費之百分之六)

④津浦鐵道。津浦北段歸軍閥張宗昌掌握，其所徵收之

軍事附加稅如下：

①河工捐(運費之百分之十)

②貨運加快費(運費之百分之三十)

③京奉京漢鐵道。京漢鐵道於民國十五年在運費內徵收

二成之善後捐，民國十六年二月乃取消；又坨里周口店間

之石炭運費約徵收二倍。

京奉鐵道至民國十五年，附加軍事善後維持費，一等品每噸六元，二等品四元，三等品三元，四等品二元，五等品一元五角，六等品一元，糧食每噸一元五角；十五年十月運費增加二成半，而取消附加稅。

京奉綫在列國共同守備之中，雖在奉天管轄之下，然兼有國際關係；故略較他綫為好。又京漢沿綫之貨物，因直隸水運頗便，故商民以免苛稅之故，多用水運。

第二 運費

各國運輸機關之運輸率，多行距離愈遠運費愈減之制，且於日用必需之品之運輸費每有折扣，前者係獎勵輸出，後者係使日用品之成本費得以減輕，其用意至善也。中國鐵道受軍事之影響適得其反。如石炭一項，乃日用不可缺少之品，而北京地方距產石炭之門頭溝又僅二十七哩，距坨里周口店僅三十二哩，距唐山僅百八十哩，而其每一噸之運費與附加稅，實有出人意外之處。如下表所示：

門頭溝	(距離)	(運費)	(各種附加稅)	(合計)
至北京	二六杼	五二元	一九六元	三、五八二元

北里至	四料二、七〇元	無	二、七〇元
北京	無	無	無
唐山至	二七〇料二、七六元	無	二、七六元
北京	無	無	無

又關之運費，如下表所示：

天津至豐台(京奉)豐台至保定(京漢)合計

現行率【每噸】	四、四九二元	三、五五六元	八、〇四九元
舊率【每噸】	二、四九三元	二、八三三元	五、三三三元

次之，京奉京漢京綏津浦膠濟五綫，其運費之增加率得從下表所示見之，但下表所示者，為距離一杆之每噸運費平均率之一等品：

舊率(十年一月)	現行率(十五年七月)	增加率	
京奉	〇、〇四三九元	〇、〇五四九元	二五%
京漢	〇、〇八四八元	〇、一四一八元	六七%
京綏	〇、〇六六七元	〇、〇七三四元	二五%
津浦	〇、〇三四二元	〇、〇四五一元	三三%
膠濟	〇、〇三九二元	〇、〇四七〇元	二〇%

從此等運費收入之狀況，與未在軍閥私有以前之收入狀況比較，得如次之數目：

最近之月收	年收豫想	民國十一年收入	
京漢	三〇〇〇〇元	三六〇〇〇元	二六八二七元
京奉	一五〇〇〇元	一八〇〇〇元	二六九〇四元
津浦	二四〇〇〇元	二八〇〇〇元	一六三二八元
京綏	三七五〇〇元	四五〇〇〇元	六五三三四元

以上軍事附加稅與運費之增加，即為事實上之運費，北京英國商業會議所對於中國北政府外交部提出不正當之運費之抗議，其內容如下：

△京漢綫

- (一) 豐台驛十六年二月三月間，用軍事運輸部之名義，每噸增加轉運費八元，此實無理由之增收。
- (二) 在豐台驛上二十噸之貨車，又須納員工規費每輛為三十二元此亦為無理由之徵收。
- (三) 同驛轉運夫每車又抽一元，工夫又抽油差料每車一元之手續費。

△京綏綫

四十噸車一輛，從豐台至綏遠，其所抽之稅之總數為三

五八一、五五元，分列之如下：

- 一、增加運費 三三三、五五元25%
- 二、晉級軍捐 四一六、九五元
- 三、搬運費 六、〇〇元
- 四、停車場費 八三、四〇元
- 五、奉軍三四方面軍費 五〇〇、三五元
- 六、特別噸捐 二四〇、〇〇元
- 七、利商轉運公司 六六七、一〇元（一噸六元）

然在民國十年之運費，則四十噸車一輛其總數不過一三三四、二二元，與上表所示比較，上表實增二二四七、三五元，亦即每噸約增五十五元，加之由豐台北行之貨物，常在途中滯留數月之久，其不便實甚。又如從包頭運輸羊毛至天津，沿途各種之釐金，每三十噸貨車一輛抽一百十五元，即一擔抽三角八分，又軍事費抽六百元，即一擔抽二元，此外再加種種附加，羊毛一擔之運輸實為十二元；然從天津至紐約間之汽船運費，則羊毛一担，僅一元五角也。

第三 車輛車頭及枕木

如上節所述，鐵道之收入，年見削減，而運費之全額，又盡為軍閥所壟斷，復次，因感運費收入之不足，又加征軍事附加稅；此等稅收無論加至若何程度，然決非用之鐵道本身，是故車輛之損壞，枕木之腐朽，均在不聞不問之列；而中國鐵道遂日趨於頹頹，行見五六年之後，旅行者之生命當置於危險之境地矣。茲將各路車輛及車頭數目分述如下：

△京綏鐵道

(一)車輛

本綫原有車輛	客車一四九	貨車一五三七
本綫車輛為他綫扣留者	客車八五	貨車一一四八
他綫車輛為本綫扣留者	客車四十	貨車九二〇
現存數	客車一〇四	貨車一三〇九

而在大同以東，歸奉軍管轄者，如下數所示：

客車六九	貨車六六九
內軍隊占用客車一三	內軍隊占用貨車二三六
內一般旅客用客車二五	內一般貨物用貨車二二五

內公務用客車三

內破損客車二八

又在大同以西，歸山西軍管轄者，如下數所示：

客車三五

內軍隊占用客車一七

內旅客用客車一六

內公務用客車一

內破損客車一

(二)車頭

本綫原有數一三八

內爲他綫扣留者一八

內軍隊占用者二〇

內一般旅客貨物用者二八

內破損車頭稍事修理即可使用者一一

內破損車頭須特別修理方可使用者六一

△津浦鐵道

本綫現存車輛數

客車一九一

貨車二一一五

內軍隊占用客車八一

內一般旅客用客車五五

內破損客車五五

本綫在民國十年六月之運費收入，約一百萬元；至民國十

六年度運費率較前增加三成二分，而月收僅二十四萬元。

△膠濟鐵道

本綫原有機關車（即車頭）一百十八輛，貨車一千九百十

輛；他貨車爲他綫所扣留者六百七十餘輛，沿途軍隊扣留

者又居五十餘輛，破損者百九十餘輛，軍隊輸送中者二百

餘輛，而一般貨物用者不過七百餘輛。

其他京奉，京漢，隴海各鐵道之狀況，則因材料無從搜

集，暫付闕如，然同居軍閥掌握之下，其狀況之大略，不

難推察而明白之。天津至北京八十哩之火車旅行時，十輛

內外之連絡貨物列車，而有從京奉津浦京漢京綏隴海高膠

道濟七種不同顏色之車輛而編成之事實，即此可見路政之

紊亂而扣留他綫車輛以歸自己勢力範圍之掌握之事實亦益

明顯也。

其次枕木，除京奉鐵道因英國之投資之支持，其狀況得

以比較良好外，其他京漢京綏津浦諸綫之枕木，均已腐朽不堪，而暴露危險之時期矣。京綏鐵道全綫之腐朽枕木應當更換者計四十萬根，或因資本之關係限制，然至少亦須更換二十八萬根。津浦鐵道約需八萬五千根之緊急更換，然苦於購入資本三十萬元之無着。其他各綫，亦無不同此景况。此蓋由於鐵道已成軍閥之私有物，而無意計及鐵道之修理也。

又依民國十四年特別關稅會議整理案之原稿，其中各鐵道諸材料未付之代金本利之數目，如下表所示：

京奉鐵道	一〇七三六二七一
京漢鐵道	六一一〇九一四七
津浦鐵道	一四三八八九九〇
京綏鐵道	三四六七四四一〇

而各鐵道一年運費之總收入，京奉為一千八百萬元，京漢為三百六十萬元，津浦為二百九十萬元，京綏為四百五十萬元，此誠所謂婦雖巧不能為無米之炊也。

第四 運輸狀況

自鐵道建築以來，二十餘年，沿綫物產產額逐年增加，

使中心市場與沿綫各僻地之物產流通，形成極密切之關係。以前朔北荒野之地，而自京綏鐵道開通以來，數百萬之移民便從事於荒地之墾植，而朔北之物產，得以集於京津一帶，更遠之蒙古甘肅用駱駝搬運之皮毛類，從包頭至天津，今亦可用火車運送矣；他如山西之石炭，得正太京漢京綏三綫之搬運，其所受影響，亦極鉅大。

然自民國以來，內亂不絕，所謂鐵道運輸，因戰事之影響，每年遂有數月之久，運輸斷絕；民國十二年十三年率直戰事以後，鐵道已非交通部所能掌握，而轉化為軍閥之私有物，車輛之過半數既為彼等所占有，而各地割據之軍閥又復互相爭奪車輛，而形成各自之勢力範圍，所謂聯絡運輸已成不可能之狀況。

左之數目，表示鐵道運輸之情況：

△京漢鐵道

民國十二年從石家莊向各地輸出之石炭數：

有煙炭	無煙炭	其他	合計
石炭數五三〇〇噸	四八二七〇噸	九七三九噸	二三四二噸
運費九三七八元	七四三五四元	四四四四元	二六五四元

民國十二年從石家莊直向天津輸送之石炭數：

無煙炭 有煙炭 其他 合計

石炭數 一八四五〇〇噸 二四五五噸 二六二〇噸 三二八五噸
運費 三六六六元 二六六四元 三二五八元 八六三九元

民國十二年從周口店坨里向天津北京輸送之石炭數：

天津 北京
周口店 坨里 周口店 坨里

石炭數 二〇九八〇噸 二七〇噸 四二七五噸 九四〇噸

運費 一七二七五元 二四六〇元 四七六元 二四二元

然至民國十三年，則石炭之積滯因軍事之影響而不能輸送者凡二十七萬噸，至民國十四年度京津地方需要石炭三十萬噸之數目，而僅能一噸之輸送

△京綏鐵道

主要貨物輸送增減情形如下表所示，(以噸為單位)

民國十二年	一五五三四	三九三八	八六八	四四三	二〇七〇	二四一八
民國十三年	二六九二七	六四五四	五七五	四三〇	八六八	二六二五
民國十四年	三二三四	五六〇	一〇六	一九四	三三九	六九七八
民國十五年						二四九二

民國十四年 二七〇八九 六六九九 八〇四三 三五九四 六七三〇 二四八〇

民國十五年 一七〇九三 四六〇二 八〇五九 四二五五 六六六二 三四六五

糧食 石炭 獸皮 羊毛 烟草 藥物

京綏綫與京漢京奉兩綫之連絡貨物運輸之增減如左：

由京綏運至他二綫 由他二綫運至京綏

十二年 四二五六噸 一四二九〇噸

十三年 九四一〇噸 一一五九五一噸

十四年 六一四四五噸 九七五六噸

十五年 四三七五噸 六八三五噸

十五年一年全入於運輸停止之狀態，此即由於戰事之影響也。又十五年該綫停滯不能運輸之貨物，據鐵路局之計算，如下表所示：

大豆	向京奉綫者	七百八十噸
杏仁	向北京者	百六十噸
高根	向天津者	千三百二十噸
藥物	向天津者	千八十噸
核桃	向天津者	三百二十九噸

小米 向北京者 三千三百三十噸
 石炭 向京津者 三萬一千噸
 牛骨 向天津者 八百噸
 其他等。

△膠濟鐵道

主要日用必需品之運輸增減狀況，如下表：（以噸

計算）

十二年	三六四〇	四七三八	二六八九	一〇六八〇	四〇三五	一六六五
十三年	三三二一	四二一五	二六五三	一四四四	三四九	一三三六
十四年	二五九三	三三四八	七四四	九四二	九四八	六一五
十五年	七五四	四四六	八五	八七五	一五七	三九一

就上述之二三鐵道所示，其他各鐵道亦不難推測其運輸收入之減少狀況。前段再三說明之一般貨物運輸停頓之理由，即為連年戰事之影響，今茲山東直隸受軍閥之影響，居民陸續移民北滿，以去年度計算，已達百萬以上，設戰事不停止，行見其數目之日益加多也。

第五 中國南部之概況

大江以南，川河縱橫，運輸便利，較之北地，兩相懸殊。而南部鐵道敷設之不發達，亦未始非此有以致之：

- (一)因地勢之關係，隧道與橋樑之建設，所費過鉅；
- (二)因水運發達，運費因之低廉；
- (三)因揚子江一帶，已成英國之勢力範圍，香港上海即其中心，汽船之運用，採取極端之保護政策。

茲將大江以南各鐵道之現狀，簡述如下：

(一)廣九鐵道於一九〇六年建設，一九二〇年度即賠損二四二七三四元，一九二一年度賠損六七五五六八元，一九二二年度賠損六七一五〇〇元。

(二)與上海寧波間之海運及上海杭州間之水運競爭之滬杭甬鐵道於一九〇八年建築，僅由上海通至杭州，而由杭州至曹娥江之三十哩至今尚未開通，現在之營業成績，一九二〇年度賠損一五二六元，一九二一年度利益五七八六八元，一九二二年度利益二〇四五二八元。

(三)湘鄂綫，一九二〇年度賠損一八八一五九三元，一九二一年度缺損一一六九〇二七元，一九二二年度缺損一八七二〇五四元。

(四)株萍綫，乃萍鄉炭礦之運炭綫，近年運炭數量亦呈銳減。

(五)南萍鐵路於民國元年借款五百萬元興工建築，因連年之賠損，已負債一千萬元。

(六)滬寧鐵道本綫，為江南鐵道惟一之利益綫，其所經過地帶，均係商業繁盛之區，且因英國借款之關係，有英人參加管理之行爲，與北方之京奉鐵道相似，故其營業成績亦極發達。



以上各節，均係敘述中國戰事下之鐵道狀況，記者於日本支那時報第八卷第五號所譯譯者也。譯後，記者腦中實浮出無限之傷感，記者於本文之後，特將所感補述如此。吾國各項事業，率乏統計之記載，是故每逢問題發生，則手足無所措，即能發為主張，洋洋萬言，亦每多空泛淺薄，不着邊際，如此而欲望某問題之能得到圓滿解答，實一至難之事；日本調查吾國產業以及政治軍事，無不甚詳，

而吾人每於論列問題之際，尚須借助他人已成之統計，讀者一觀是篇，即可概見其餘，故記者甚望國內政論家，能分一部時間，努力此種數目字的統計之研可，有成之後，吾國舉凡應興應革之件，或可因此有所把握，而不致臨事張皇忙無頭緒也。其次就本文日人之考察言之，吾國鐵道之紊亂，實毋庸諱飾，旅客既感受無限之苦痛，商人亦因運輸之維艱，望而生畏；結果百業凋敝，文化停滯，其損傷國本，實難以數量計；吾國今日，欲如西洋各國建設一全國極合科學極有條理之交通網，以目下財政上以及種種客觀上之限制論，固屬談不到；然就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已成之鐵道，加已整頓，實屬可能之事實；卑之無甚高論，即江西之南萍鐵道，記者亦甚盼省政府能有澈底之整頓也；記者雖未經過南萍鐵道，然以記者得自友人所知之事實，其腐敗程度，亦毋庸諱言；策進周刊為省政府之喉舌，故記者甚希望由此喉舌所發出之言論，能夠成為事實也。

五月十三日敦純寄自東京。

『農工運動之理論與方略』緒論

張德荃

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求民族的生存。民權主義的作用，是保證民生主義的實現。三民主義在形式上，固然是平列的，在意義上，固然是連環的，而其終極的目的，却在民生。

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三民主義是為解決民衆的各種問題而設的。民衆的各種問題，其終極不外乎民生。

所以農工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民生問題。由於這個民生問題的發生，農工羣衆求生存的慾望，便受了刺激，潛伏於農工羣衆的求生之力，便躍然思動，這種力量，在農工問題，未能得到適當的解決以前，是自然要發為行動的，這種行動，便是農工運動。農工羣衆的求生之力不可消滅，那末，農工運動，便不可抑制，只有宣導，只有運用，以實現民生主義。

中國農工問題的發生，發生於封建勢力的遺留，和帝國主義的侵入；農工運動的發展，是和封建勢力的反照及帝國主義的盛興為正比例。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愈加增

進，則農工運動，也必愈加激烈，反之，農工運動性質的變更，是以民生主義的實地為轉移的。民生主義愈益實行，則農工運動，也必定愈失其鬥爭的色彩。

今日黨內對民衆運動的停止，幾乎成為普遍的呼聲，在民生主義未能完全實現的今日，果應停止農工運動嗎？

第一當了解的：農工組織和農工運動，實在是不同的兩件事，在歷史上，有運動然後生組織，和有組織然後去運動，這兩種成例，都是我們可以看見的。然有組織，不必就有運動，（指鬥爭的運動，）也是可能的事件。停止農工運動，不一定要解散農工組織，今日卻有不然。

第二當了解的：農工運動中，含有鬥爭的，與非鬥爭的二種，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始終是鬥爭，而且是不應該停止的。在反動勢力之下，農工運動，是鬥爭的，而且是政治鬥爭。用鬥爭的手段，取得組織，及行動的自由，並且用鬥爭的手段，破壞反動勢力的基礎。在革命勢力之下，應集中建設的力量，以從事於非鬥爭的活動，如消

費生產各合作機關的設立，及農工銀行的籌開，同時又應集中鬥爭的力量，以從事于民族運動。但在勞働法，土地法範圍內，經濟鬥爭，仍然是應當允許的，以求農工伸張其應得的權利。今日在國民黨黨治之下，政治鬥爭運動，自然是應當停止，而且是應當自然會停止的。而建設的活勳及法律範圍內權利的主張，則不見有停止的理由。

第三當了解的：農工組織，農工組織在法律上的地位，和黨對農工組織後的運用，這三件事，應當分別來講。農工組織，是為適應被壓迫或尚未完全解放的農工的特殊需要，而自然發生發達的如工會農會，固然是農工自然組織的團體，如紅槍會大刀會，又何嘗不是農工自然組織的團體所藉以反軍閥禦土匪嗎？農工組織，是農工羣衆求生存之力的形式的表現，這不是法律或黨用『助苗之長』的方法，或勉強消滅所能為力。至於法律，對於農工組織的認許，那卻是視政府對某種農工組織的態度為轉移。在中國軍閥政府之下，工人不能組織工會，在革命政府之下，商人反不能組織商團。并不是有了農工組織，這個組織，便有了法律上的地位；同時，有法律上地位的農工組織，

黨自然要去領導他。但黨對於民衆團體的運用，和法律是否承認那個團體是不相干的。地主的團體，在坐個爭議法上是有地位的，而黨卻不去領導他。資本家的團體，在勞働法上是有地位的，而黨卻不去扶助他，法律可以承認利害衝突的兩個團體同時並立，黨卻不能把利害衝突的兩種團體同時扶助。在過去容共時期的兩湖，黨不領導商人和地主，法律也同時不承認其陳述苦痛伸張權利的地位，依照民生主義，政府既未嘗頒布法律沒收一切工廠和土地，為什麼法律上卻不許商人地主保全其權利。其結果，工廠停工。商人破產。土地荒蕪。物價昂騰。金融停滯。身受其痛苦最甚者，仍然是痛苦的農工，今後應當糾正這和錯誤是當然的。然而卻不應又把法律上有地位各種組織，在黨之前有同樣的活動，不應使同受黨的領導和扶助以助長其衝突，黨只應領導和扶助被壓迫民衆如農工小商人的組織，而法律卻不妨承認地主資本家應得之權。

第四當了解的：農工訓練與農工組織，農工運動不同，農工訓練，是黨對於農工組織，農工運動的一種領導扶助的作用。並不是用訓練代組織，以訓練代運動。黨以農

工組織法訓練農工組織，以農工運動方針訓練農工運動，使組織運動能盡量向適當的途徑上去發展，而不是以訓練停止組織和運動。過去容共時期的農工組織和運動，沒有經國民黨根據國民革命的政策，施以訓練，所以有種種破壞國民革命的錯誤。今後國民黨各級黨部民衆訓練委員會，卻要把組織的訓練和運動的訓練的使命，担負起來。

農工運動之理論與方略，在今日所以發生許多問題不能解決，甚且致礙於農工運動而認爲應當從根本上一般停止者，便是由于上述四種觀念的分析沒有得到黨內的了解

。問題的解決，以分析問題之所在爲前提。不知病況，又復何從下藥？閱者試根據上述四點，以覆按過去的成案，並考慮今後的方策，必定要噙然而笑，或竟凄然而哭。如然一則編者之幸也。

我編者『農工運動之理論與方略』一書，經過許多波折，不能如期出版，真是憾事。目下還在印刷中，先將該書『緒論』發表，祈閱者賜教，幸甚！感甚！

作者附註一九二八，五，十五。

謹復吏治訓練所全體同志

羅天素

江西吏治訓練所列列學員，親愛的同志：

近幾個月來，簡直可以說得，我並沒有說過話或作過文了。雖則在南昌的報紙週刊上面，也曾撒過一點無聊的爛污，然而畢竟是些不痛不癢，無關宏旨，沒有熱情，沒有良心的語言，自己看了也覺得是十分可惡而又可厭的東西。這一次在三十七期的策進上發表那一篇微有刺激性的短文，大約是因爲我這兩天吃飽了幾頓肉，喝醉了幾回酒

，爲着內心的壓迫，良心的驅使，喜歡饒口舌的結果罷。但我自己心裏的確很明白，我這篇短文的用意是極其純正而和善，態度是極其嚴肅而誠懇，其中決沒有夾着絲毫漫罵或譏誚的成分，這在某一個讀者都一致與我以相當的欽許與敬重的。這一點，自問對於諸君，可以敢告無罪。

然而不幸在你們同學會向我質疑的函件上，在你們全體大會舉派的代表對我談判的語氣中，尤其在你們披露于

南昌各報上駁覆我的文章裏面，透露出多少無理的謾罵與戲謔。多少毫無價值的抨擊與譏嘲……凡此種種，於我之本身雖無有絲毫的損失，而諸君自己却未免有些辱沒了縣長的尊嚴。這是很爲諸君可惜的地方。

我這一篇小小的短文的露布，居然引起了諸君熱烈的反響與懇切的質難，對我個人雖不無若干的侮謔與嘲弄，然而這也很可以看出諸君共同革命的精神，與廉潔的抱負，將來必能努力爲江西三千萬民衆造福謀利，一定不肯與一般的墨吏貪官同流合污，簡直是可以預期得到的。

諸君一致的向我要求指舉那「一隻害羣之馬」(沿用)我本當給你們一個滿意的答覆；但我與策進週刊同人都是爲此種政治秘密與政治道德應有保守的必要，所以始終沒有指出。望各位同志要原諒我們這一種實際的苦衷！但諸君切莫以爲我們沒有指出，就懷疑作者虛構其事，用以破壞吏治訓練所學員們的名譽。其實我與吏治訓練所的同志，大都而不相識，從來不曾有過絲毫的惡感，在道義上講，我決不會做出這種喪良的惡事。吏治訓練所共有一兩百位學員，按着學老丈「是個成個堆」的團體原則而論，

則其中會有像這樣的害羣之馬，也自是意中之事。我那篇文章裏面的事實，自有它的因由和背景，自有它的真憑與實據，諸君簡直可以無須懷疑的。不過我爲顧全道義起見，我斷斷乎不能檢舉出來。而且，「那一隻害羣之馬」，中過我那麼一針對症的嗎啡，又經過貴所同學們許許多多嚴厲的責難，我相信他在暗中一定已經翻悔而且覺悟過來了；如果將他無情地打落下去，他一定成爲一個更壞的壞蛋，如果從此給他一點補過的機會，我敢斷言，他也許會變成一匹良善的牡驢。——上面的意思，我曾經和貴所的監督，楊代主席談過，他也很以爲然的。

親愛的同志們！我向你們的進言，雖則很是冒失，然而却極忠實；你們如以爲我的進言很覺逆耳，那麼社會上也許還有比我所說的利害十倍的流言啊！古人說：「御羣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我誠懇地禱祝你們此後發奮做一番自修的工夫罷！

○ ○ ○ ○ ○

這幾天來，因爲着了些涼，身體上很不舒服，我的答覆，預備姑止於此。不過，臨了，我對於向我進言的張啓

菊君，尤其對於向我問難的謝靜遠君，我也應當答復幾句話。

張啓菊君的大文，諸語加以拉扯，文中牽涉到我在黨校的教課，株連到我老家的姊妹，輕薄無理，不值我來反駁，但以一笑置之。

謝靜遠君的大文，卑鄙無聊，溢於言表。明哲之士，一看即知其用心之所在。他那一篇持之無故，言之非理的半通不通的短文，我暫且將它擱下，特別對謝君本人來語誠幾句：我說謝靜遠！你要向我問難，就請你先在寒窗下而埋首十年，再上山廬裏修身十年後再說。我如今嚴厲的警告你一句：你就少說幾句話吧！我再嚴厲的警告你一句：你就少說幾句話吧！小心！謝靜遠！謝靜遠！小心！！

你謝靜遠無端在字裏行間，挑剔我去年『遭受繫縛』，難道你企圖賞賜我一頂紅帽子麼？我去年的事情，光明正大的公布在社會上，難道我還怕你挑剔麼？去年十月間我被一個市井無賴寫了一封匿名信到衛戍司令部告我勾結賀葉，其時因為清黨開始，戒備森嚴，以致未分皂白的誤拘入獄，後經黨共委會之調查，熊（育錫）胡（曜）二委員之明

容，楊長政廳長，陳教育廳長，……之保證，早已大白沉寃於天下，我還怕那個故意的挑剔麼？我羅天素之言論行爲，早爲社會人士所共知；已往的歷史，眼前的事實，尤足資證明我比你謝靜遠更爲忠實而有餘，際茲白日青天，魔邪斂迹的當前，我還怕你鬼鬼祟祟的說長論短麼？其他的閒話我可以不說了，總之，你小心就是！

請了！親愛的同志！我們丟棄了一道的誤解，整齊着我們的步武，踏着『五三』烈士們的血跡，向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決鬥啊！ 謹致
黨的敬禮！

羅天素上六月三日

附函（一）

策進週刊編輯部覆吏治訓練所同

學會函

逕覆者：來函奉悉。關於敝週刊第卅七期所載羅天素同志涉及貴所一文，辱承追問，不勝感佩。唯文中所指某君之姓名，敝刊同人以此爲政治道德應守之秘密，未便公開。所可爲

貴所同志告者：則羅同志決非無的放矢，事實上自有其人
在。

貴所同志但宜深自反省，勿負言論界一片愛護熱忱可也！
專此奉復，

即希

垂察！此致

江西史治訓練所同學會常務委員會

江西省政府策進週刊編輯部啓

附函(二)

羅天素同志覆李楊熊蕭葉五君函

楊祖釐李樂山熊維西蕭亞雄葉垂青諸同志台鑒：關於策進
週刊拙著，辱承

垂青，並予質疑，無任感謝！唯文中「據說前五名」一語，
貴同志等認爲有涉嫌關係，應有指出必要，鄙人暨策進週
刊同人均期期以爲不可。僉謂此種政治道德與政治秘密，
乃爲各國記者所共守。未敢率爾破壞也。但可爲

貴同志聲明者：則茲文所指之人決然與
貴五位同志無關，

貴同志等與敵友素不相識，且入試時名登首列，亦初未與
聞。所謂「前五名的高村生」，想係指自命爲五名前的學員
，或社會上心目中之高材生而言亦未可知，請勿耿耿於懷
可也。但鄙人爲文動機，全在促醒爲做官而做官者之迷夢
，並爲願惜

貴校整頓集體之名譽，深恐將爲不肖個人所敗壞，而欲圖
有以挽救此種腐化之邪風也。作者態度之嚴正誠摯，閱者
自知。若謂有破壞與攻擊嫌疑，是則以藥石爲菌毒耳！夫
復何言？乞

三思之！如此敬復，順候

學祺

史治訓練所所列同志均此

羅天素謹上

○ ○ ○

到前線去

楊人楨

一

這個想像的發端，是在三年前的冬天。那時，還在北平讀書，特地跑到天津北洋大學的H. 君——有好幾年交情的，很要好的朋友——處過寒假。我們每晚是談天，一談便談到差不多要天亮，有時談到汽爐冷了，又熱了，我們還不會睡；所談的事情，自然是沒有線索，只要是想得到記得起的無論什麼，都是我們的資料。

我們在那時便說過：我們將來要去經歷各種各樣的生
活，——新聞記者，教員，當兵，甚至坐牢，只要我們能
夠。彷彿記得 Macaulay 的 "Life of Samuel Johnson" 裏
面有 "See life in all forms" 的一句，我們的想像，便也
就是這個意思。

於是，我便有了一種未必合理的計劃：

明天之福，如果這輩子能活到六十歲；那麼，最先的
二十五年是專心求知的時期，最後的五年，是休養時期，
中間還整整地有三十年。以六個月為一期，去經歷一種生

活，這三十年中，便可整整地經歷六十種不同的生活。

因此，一個機會來了，我就把牠拿住，不願讓牠溜過。
這次我要趕到前線去嘗試行軍生活，——明明知道很苦，
然而很樂意去，為的是實行這種想像。

二

今天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據說，革命軍的最前線，已經過了徐州，正在節節向
前進攻。

清早起來，和老田離了上海的遠東飯店，往一品香走，
因為老田住在那裏，本約了他同行。在一品香吃了早點，
三個人同乘了汽車，往北站出發；那時已微微地下了着
雨。

清晨的上海，又是一種景況：嘈人的汽車聲，是不大
聽見，就是黃包車，也少看見。在街上照往攘來的，多半
是些忙着麵包的苦力，和少見的可憐的女子，——操皮肉
生涯的女子，蓬着頭髮獨自在街上走。這種情形，恐怕有

些長往上海的人也沒會領略過。

我們的目的地，是先到徐州再說。

在車上有報看，幾個鐘頭的特別快車，自然很容易過。車到了南京的下關，便往東南飯店走，因為約了老刁在那裏相會。

在東南飯店會見了刁，黎，夏三君，他們到了幾天了，因為津浦路沒有車輛，尤其沒有車頭，所以只好等着。

三

在旅館裏無聊地等了幾天，今天是二十三了。

約莫是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在浴室洗澡，忽然茶房來催我快回房間裏去；我曉得當時是有特殊的事情。

回到房間裏，老田便對我說：

「快點收拾，今晚九點鐘有車，是老尹來的電話。」

於是我們便忙着算賬，檢行李，吃飯，一切停當了，老田老田和我三個人便往江邊走，因為老刁他們遊秦淮河去了，來不及等他們。

今天我也武裝起來了，站在輪船碼頭上一看，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武裝，都佇待着渡江的輪船到。

站在甲板上向對河一望，電燈都燃起來了；我想像中的浦口，定是一個很繁盛的口岸。船近了岸，我們便忙着向車站的月台上走；我們一行是六人，——各人帶了一個勤務兵。

浦口車站到是很講究；四個很長的月台，而且很寬，裝着幾百盞電燈，非常光亮。

挑行李的苦力帶路，引着往月台上走，我們是最先到月台上的，為的是想佔一個坐位。

張眼一望；看見第一及第二月台之間有四五輛車廂，在第三及第四月台之間，也有六七輛車廂。但是，在各輛的車頂上，已經是滿堆着行李，行李上還坐着有人；從各輛的窗戶望去，每個窗戶面前，都站着三兩個人。後面來的，還是繼續不斷；有人去上車的，只能站在下面和車上的人說幾句話，都退回了。可是并沒看見一個車頭。

我們只好把行李放在月台上，叫勤務兵去找坐子。

一來一往地在月台上走；月台上滿是人，大部分是兵。彷彿大家不是來搭車的；都靠着每個柱子，開了地鋪，用箱子網籃圍繞着。有的是女人，有的是拿着槍的兵；他

們還各自唱着不同的曲調，到現得快活。

天氣怪熱得很，熱得幾乎不能夠呼吸；不時有點風來。同時却吹來一鼓怪臭的汗味。電燈光下面的微昆虫，不住地飛；嗡嗡的蚊虫叫聲，怪覺得討厭。

我們叫勤務兵到各車輛上去找位子，勤務兵找了半天，回來報告：「沒有位子」。

在上海看見黃大隊長，他說有一隊衛士在浦口候車，他不日就來一同往前綫去；於是我們便去找衛士隊。

走過浦口街上，才知道絕對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浦口。比較大一點的商店都關了門；街上兩邊，滿是些小販賣的攤子，都點着用煤油的孔明燈。有些地方，只見幾座磚牆直立，自然，這是被敗兵放火燒毀了的。有的却已用木板架起來了。雨後的街道，泥濘不堪，更緊是難走。

好容易在一個旅館裏找到了衛士隊，一間不大的房間，開了六個行軍床，放了一張桌子，很便於走動。

老田認得那位隊長，我們便坐下了。

據說：他們已經等了三天車，在浦口等車的，不知若干人。那些車輛，今晚一定不開。

約莫是十點鐘的反光了；不能走，便不能不找一個睡的地方；而且房間裏怪熱，更難一刻久坐。

他們說：旅館裏是沒有地方了；不如就此開個地鋪擠擠。

我們畢竟出來了；找了幾個旅館，都貼着『客滿』及『未住妓女』的條子；沒法，又回到月台上去。

老田的勤務兵報告：「那邊還有一輛車，內面很空，貼着『東路軍交通處』的條子」

老田就回去交涉；回來說：「他們只有勤務兵在上頭，股長還不會來，作不得主。」

再三交涉，纔叫勤務兵把行李搬上去，還帶有幾分勉强的意思；我們彷彿鬆了千斤担子，好像即刻就飛到了徐州，其實，車開不開，誰也不知道。

我們就決計去找個地方吃點東西，找了半天，總算找到了一個飯館，真不含糊，門外還掛有『京蘇大菜』的招牌。

一直上樓，樓上有三間房子，都坐滿了人，我們只好在一間點煤油燈的房間屋角裏找一個位子坐下。來吃的多

半是些武裝士兵；總算有一個單間，却被捷足者先得，裏面不時傳出管弦聲，歌唱聲，和猜拳聲，這要算是僅有的點綴。催菜的擊碗聲，加上堂倌報菜的狂叫，鬧得幾乎不能說話；房間裏又不通風，周身爲悶熱所罩住，下面廚房裏還不時送上一鼓熱氣，煞是難受。糊裏糊塗叫了兩樣菜，也算糊裏糊塗地吃了一頓。

再回到車廂裏，已經是十二點鐘了，那位股長還沒會來；大家都有些疲倦，便計議到月台上開地鋪睡。因爲怕風的原故，不敢在蓋棚下睡，只好露天對付一晚。

夜色漸漸深沉，慢慢地有了露水；約莫睡了十幾分鐘，實在睡不着，起來一看，毯子濕了，便不敢再睡，然而他們却睡着了。

不時有幾個賣零碎的小孩過身；我便問他們：「小孩，有什麼地方坐坐沒有？」

「你說什麼？」他們似乎不懂我的話。

「這個地方不能睡；有什麼地方坐坐沒有，我給錢？」

「那兒有？人家屋裏還不如這兒乾淨呢！」他掉頭便走了。

沒有，只好在月台上走來走去。離我們二十多步遠的地方，有四五個士兵圍着一團；走近去一看：「唉，這要算是他們的快樂！」我不由得嘆息了一句。原來他們圍着一個小常桌子用的紅皮箱在那裏打麻雀牌；內中有一個小胖子，看來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打得怪起勁；

再回到自己的地方，車上的勤務兵跑來報告說：「股長來了。」老孟和老田也怕露水，都起來收拾上車去；然而勤務兵弄錯了，股長還是沒會來，不過我們藉此在車上找到一個地方睡覺。剛剛睡下，那位股長卻又來了；一見面便說：「你們是那裏來的？這個車你們不能坐」，他確實是武裝起來了。

槍來刀去，我們也只好放神氣一點，爭執半天，股長只好走了，一面說：「這個車不掛了，讓他們去坐。」我們那時也懶得理會，睡了再說。

我們坐的那輛車廂，本來是輛很客氣的頭等臥車，可惜全打壞了，只剩下幾根橫桿。我們只好把行李堆砌起來，七高八低，也就勉強算一個鋪。

第二天起來，太陽已經很高了，天氣十分的熱。傅慶開了一晚，車還是不會開；我們正忙着洗臉，找吃的東西。

股長進來了，雄糾之地，他說：「車要開了，『請你們下去！』」

「爲什麼要我們下去？」我們不約而同地說。

「車是我們掛的，你們不能坐。」

「但是，你們坐不完，我們便可以坐。」

「你們可以到交通處去掛車。」

「不高興；論公事，論階級，我們都可以坐；『老田氣極了，才說出這樣的話。』」

「你們有乘車證沒有？」

「有，多着；誰沒有？可同我們要，『我們確實有不少的行車證在身邊。』」

「給我看看！」

「朋友，你不是查票的，無給你看之必要。」

股長不能用強硬態度壓服我們，便要喊憲兵；然而我們也希望她喊來，憲兵澈底查下，因爲車裏還有許多借光

搭車的先生太太們，可是憲兵沒有來。

車快要開了，管車的人來向我們調停，把理由說明了，終於要讓我們坐。

車開的時候，大約過了十二點鐘了。

車上和車頂上的人擠得比昨日更多，要想出去小便都不可能。車底下的鐵條上也坐了人，鐵板上也坐了人。車開得慢不過，慢到不耐再坐；車下鐵條上坐的人，不時可跳下去走走，互相牽扯，鬧着玩兒；不當心車正在下坡時，速度加快了，竟有九個人沒會趕上。

那位股長就睡在我的旁邊；不時望望他，到有點怪難爲情，他睡在那裏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坐在車上勉強看着書，談談話，睡睡覺，當然是很不痛快。

好容易到了蚌埠，已經是開車第二天的上午；車上的人還是一個不會少；他擠的，偏又在那兒停了五六十個鐘頭。在這個當兒，後面又來了一列車；後來一打聽，原來黃大隊長帶了衛士大隊及刁，黎，夏三君都在我後面，要我們一同撤了過去。

這邊寬廠多了，多有幾個人談天，比較覺得不寂寞；結果，又是這列車先開，走得也比較快點。

五

二十五日的下午，總算到了徐州，天已經黑了。我們因為要就原車轉隴海路綫，所以行李仍放在車上，留着勤務兵看守。老黎的目的地只是徐州，我們便和他一同進城，到第七軍軍部。

徐州的市面，到處呈一種亂後的現象。

我們一同在館子裏吃了一頓飯，雖說敵不上上海的小吃，可是從南京起沒嘗過粒米的我們，便也覺得如獲至寶。可是物價昂貴不堪，開一罐雙喜牌煙，便花了一元四角。

吃完了飯便回轉車站安歇，還不到十點鐘的辰光，兩旁商店都關門了。

這晚又在車上安歇。

夜已過半，將近要睡了，嗚嗚地叫來了一列車，大約是我們原先坐的一列車。

第二日上午十時，交涉好了車頭，我們的車便在隴海

路上進行。

這一路比津浦路更苦了；每到一站，只有賣茶和賣哈德門香煙的，想吃條黃瓜也不容易。來來往往的人，都是些兵，很難看見一個老百姓在車上。從車窗望出去，不時看見有些池塘，遠遠望見有些黑團在水面上活動，近處一看，原來是些人在捉魚，皮膚晒得漆黑，簡直是些Negro。

幸喜同伴人多，坐在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話三話四，倒也不覺得寂寞；只是天氣熱得怪難受罷了。

車子到了新安鎮，大夥兒都下了車，一直向鎮上第二路總指揮部留守處走；但是行李搬不動，因為車站上沒有挑夫，走到老百姓家裏去找人，人家都不肯挑，說是沒有扁担。經再三勸導，總一算是找到幾個人，把行李肩起走了。

留守處是駐在地方上一個姓龐的董事家裏，房子雖不大，在這地方講起來，總算是寬廠的了。

留守處的主任是劉副官，本來是舊相識，叨他的光，便能夠沒費多少麻煩，才洗了澡，吃了飯，六七個鋪擠在一屋內擱好了，倒舒服睡了一夜。

一經打聽，說是白總指揮已經到了李家莊，正在圍攻沂城。由新安鎮到李家莊有一百三十里路；於是我們便計議明天上路的事。

由劉副官替我們辦好了鄉間通用的人力推的小車輛，裝着行李，另外還留着二輛空車坐人，第二日清晨，我們便上路了。

臨行之時，劉副官回我們說，「一路上聽見槍響，如果沒看見土匪，便不要理他。」幸喜有一連衛士隊同伴，而且營長長得還不深密，我們便也不害怕。

今天的目的是倒邦城縣，此去有四十五里；但是那種手車怪難坐，我們只好準備着步行。

走到火車站，因為要集大伴，大家都等着。看見一對外國男女，走來走去，竟走到我們面前來了。他們走在我們的行李面前，不住地看看我們，女的指着車子上的行李又指着我說：

「Perhaps, he is the owner.」同他們說說：

我聽見他們說英語，便上前去「yes, thats mine.」
「Do. you com efrom. contor?」他們首先便問這麼一句。

我回答了他們於是我們互相問答，原來他們是丹麥人，在鄭州做生意，因受戰事影響，準備由青島回國去；我們接着談了些革命軍的事體。我穿的是軍服，他倆在我上下打量，她一眼見着我鞋子上綁子帶子，她問：

「are you going by walk?」

「yes, by walk.」

「oh, brave!」

我見她那活潑，窈窕的樣子，便接着問她：「can

you walk—so for as 45 li?」

「yes, I can!」她回頭一笑，便走到那一頭去了。

一會兒我們上道了：臨行之時，還和他們做了一個作別的手勢。(未完)

○ ○ ○

死 葉

古 因

1.

批評契呵夫(A. Tchekhov)者說：

「他相信倫理的反個人主義，同時又覺得人格自全的原理也是真實的」。

「他的很深的矛盾就是反個人主義的觀念與個人主義的情緒；反個人主義的觀念是勉強養成的，個人主義的情緒是與生俱來的。……」

雖然僭越一點，這不是完全適用於批評我的話麼？

真的，我要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能歌唱而舞蹈，被他人擺佈的生涯是怎樣地神傷呀！

(他還說過這樣的話：

「假若你坐到大戲園裏，你誰也不認識，誰也不認識你，並且你也不覺得你是異鄉的人。可是，在這裏，你一切都知道了，一切人都知道你，可是，你是異鄉的，異鄉的人，……異鄉而且孤獨的人。」

——抄時附記

鐘 聲 雜 刊

2.

飄泊者的情緒就是這一種「做客」的情緒罷。

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始終是抱着「做客」的情懷的人
生啊……

3.

「世界上什麼東西最驕傲？」

「處女!!!」

「真的，無論怎樣的倔強者都會在她們面前低頭！」

這是前天C君與L君的談話。

然而，K女士曾親送我葡萄乾，T女士曾親送我炸糕
糰，以及……

「趙太爺的狗親自咬我一口！」男性精神上永遠是女性的奴隸，以做到奴隸而自豪的奴隸！

4.

F女士帶來一本舊的小說月報，中有一張三色版的西洋畫，「微倦」，一個小孩伏案休憩，甚溫和。

二五

這幅畫很好。」我把玩。

「好就撕給你。」她一下將牠撕下來了。

現在，這「疲倦」已釘在我的壁上。

5.

Guy De Naugassant 在「寂寞」中說：

「我們一切的能力，我們一切的動作，簡直只向着驅逐寂寞們趨勢走。……」

然而，寂寞是我們的影，怎能「驅逐」掉呢？

6.

「虛偽」頂討厭，它污辱了一切的美與愛。然而，終日

國內大事記

把我們在這一週所得到的消息，忍痛含羞地記載出來，貢獻給關心黨國的革命民衆：

驚心動魄之外交事件

張作霖與日本

訂立賣國密約

天津函：此間盛傳張作霖爲盤據幽燕保存實力起見，不惜求援日本出兵山東，抵抗國軍，並派楊宇霆爲

遇着的都是它，蒙着種種漂亮的手帕或戴着種種莊嚴的盔甲而出現。難道人生的過程就是「虛偽」的習得嗎？

搗開假面具，露出真相來，雖然惡劣的感覺太使人難堪，但給我們「復仇」的快感怕也不小。在此一意義上，

Guy De Naugassant 是偉大的，是用「光禿似的眼觀察人生底裏的偉大的人，是用上帝似的態度玩弄着「虛偽」的偉大的人。

我曾經想寫信給。說，如果能夠硬起心來做一個 Naugassant，也是「生活下去」之一法。

二八，二，摘錄十六年的日記，南昌。

(清)編

全權委員，與日使芳澤訂立賣國密約十條，已在北京簽字，原文大要如下：(第一條)日本政府認爲中國赤化勢力之發展，將影響東亞之和平，允諾日本於相當時機出兵中國，援助中國政府，鞏固北方政局，惟日本軍隊須尊重中國之主權與地方習慣，使人民不感不便，此項派遣軍隊，一俟中國政局安定後，即立行撤退之；(第二條)前條派遣軍

所需用之軍費與軍火，將來由中日兩國平均担任之（第三條）兩國締約後，由日本政府命令日本內各銀行，籌集五千萬元十足日金，借與中國政府，作為討赤軍費，年息八厘，同時由中國政府將濟（南）順（德）高（密）徐（州）吉（林）會（甯）三鐵路建築權，讓與日本，作為上項借款本利之擔保；（第四條）中國政府因地理上之特殊關係，允諾日本國民在奉天，吉林，黑龍江，東蒙，山東，福建各地，有任便居住往來，購地建築，及任職商工農業，畜牧業，等之自由，並對於上述各區域內，修路開礦，採伐森林等事業，有優先承辦權；（第五條）中國政府允諾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東蒙，福建各地，及其沿岸各島嶼，不割讓于第三國；（第六條）中國政府鑒于日本在南滿東蒙一帶，在經濟上有特殊之關係，而旅順大連兩埠，又為南滿東蒙兩地惟一的尾閘，允諾以旅順大連兩地，及其附近一帶地域，即關東州所轄區域，割讓於日本；（第七條）中國政府允諾將膠州灣連青島在內租借與日本，期限九十九年；（第八條）中國政府允諾為重視日本之經濟利益計，不建築與南滿鐵路或平行線的打通鐵路，自打虎口至通遼！將來亦

不得建築與其他日本鐵路相平行之鐵路，與妨害日本之利益；（第九條）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兩國所締結之中日條約及種種換文！即二十一條！中國政府重行鄭重聲明有效並誠意履行云；（第十條）本條約自蓋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日本下四次出兵覺書與國府之駁覆

日本政府于十六日閣議中，決定為維持滿州的既得權利及阻止國民革命軍出關推翻張逆作霖巢穴起見，決計出兵於東三省，並於出兵前分致覺書於國民政府及北京偽政府，該項覺書已於昨日上午由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面遞黃外長，茲錄該覺書譯文如左；

「歷年甚久中國戰亂之結果，使一般國民之生活陷於極端不安及困苦，僑居中國外人亦在不能享受安居樂業之狀況，故戰亂能儘早一日終熄，以達目觀統一而和平之中國，此乃無論中外人等所同具之熱望，尤其是中國之隣邦有利益關係特為深切之我國所盼望不已者，但目今觀動亂情形將波及京津地方，而滿洲方面亦將有蒙其影響之虞，緣以滿洲治安之維持，在我國最為重視，如紊亂該地方治

安，或者造成紊亂原因之事態發生，我國政府應須極力阻止之，故戰如進展至京津地方，其禍亂或及于滿洲之時，我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起見或將不得已有採取適當而且有效之措置，惟對於交戰者自當力持嚴正中立態度，至我國政府之方針，原向來仍無何等之變更，故一旦出於該項措置之時，關於其時間及方法，本政府可斷言現有當然加以周到注意之用意，以期對於兩方面不致發生何等不公平之結果，須至節略者，昭和三年五月十八日。

又外部準備駁覆日本之覺書及聲明書，業經擬定，其措詞意旨，曾拍電通知蔣介石，迄至昨日尚未接到蔣之覆電。惟外交委員會討論對日本之覺書經過，於二十二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時，由譚延闓等報告情形，列席委員多發表意見的會認為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即應嚴重駁覆，常經決定依照外交委員會所定方針進行，如向日本提出抗議，駁覆其不合之處，仍用袁良所擬草案，加推李烈鈞譚延闓等數人審查修正，聞其內容之措詞，關於滿蒙領土，係我國主權，日本不應干涉，即使逼近京津，滿蒙之治安問題，亦無庸日政府過慮，反復說明，極為嚴厲，俟今(二十三)日

中央政治會議時，將答復日本之牒文通過後，即行送出云。

外部擬就答復，訓令江寧交涉員，令轉送日方，內容約分四點：

①中國希望本國和平統一之早日實現，親友邦為尤切。

②日本屢次宣稱，嚴守中立，不干涉中國內政，衛以山東近事，言行實相背馳。

③滿洲係中國領土，依國際條約，對於滿洲各僑民之生命財產，自應由中國盡力保護，關於滿洲的治安秩序，亦應由中國負責維持無煩日本置慮。

④華盛頓回國協約有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及主權的規定，日本已簽字今何故破壞？稿已送中央黨部審核，核定後即發出。

日內閣議決擴大 京津警備區域

東京電：日開對警備京津，議決辦法八項，最要六項；(一)北京使館界，應照各

國駐東交民巷軍官議決之警戒區域，由各國分任；(二)天

津租界亦照分區警戒辦法，由各國分任；(三)爲保京津京道安全，亦應由各國軍隊警備監視；(四)天津北京間及鐵津鐵道，應撥大警備綫，配置監視兵，隨時阻止危險兵之侵入，倘不遵約束，即立將該兵武裝解除；(五)日本對以上兩地警戒事宜，或逕單獨採取必要適宜處置；(六)京津警戒，由駐華日軍臨時便宜處置之。

上海二十日電：日使向辛丑條約關係各使建議，擴大京津警備區域，各使尙無表示。

又電：美使函北京僑外部，劃天津爲警備區域，附近駐軍須先通知以免誤會。據美人云：此舉係提議性質，非覺警意味。天津有辛丑條約關係，恐華軍再與日軍衝突，並恐關係國捲入漩渦，屆時必爲日取快而爲華取不顧。

日俄勾結 瓜分滿洲

則爲徐藤新平。

你搶我奪的日 美在華大衝突

上海二十二日電：日俄訂立滿蒙分治條約之說已徵實，日外務省已派參事島田赴俄辦理此次交涉，暗中主持

美對日之態度——南京二十

五日訊：駐美國府參事李錦綸來

電云，美國務院所持態度如下：

(一)美國認滿洲爲中國領土(二)美國決不承認日本在滿洲有任何特別權利(三)美國認九列強條約拘束日本，簽約各國至今有效，日本駐美大使與國務卿，否認日本對滿洲有建立保護權之願望，

美國軍艦赴菲對日示威——南京二十六日訊：中央組織部轉蔣電云，巧(十八日)電悉，古應芬於篠(十七日)抵美，三市總支部及分部各同志倍切擁護，反日尤激請即鼓勵，美政府停止夏軍艦海操，軍艦悉赴菲島，係對日示威，擬日內即赴東方考察。

美軍驅逐日兵出濟說——徐州二十四日訊：前方二十二日探報二十一日晚，濟南附近炮聲不絕，係美兵到濟，住南門外齊魯大學。因見日軍橫暴，限令三日內退出，截至二十一晚已到期，故發炮警告，但至二十四晚此間尙未接得續報，確否待證。

美人在華反日之口吻——北京電，旅京美人接美京電稱，美政府現對日人在華北一切行動，非常注意，絕不緘默，知遵從華府條約，於日人所謂蒙特殊地位，尤難承認，至日本以美會派兵赴尼加拉瓜，即反唇相譏，更屬強

國奪理，以中國在尼加拉瓜，既覺比附不倫，而美在尼亦有如日在山東爭奪地之行為，美對日華，並不偏袒何方，但以列名華會國家，公然為違反條約行動，無論如何，美必起而糾正。

內憂外患之軍事近况

北伐將領軍事會議消息一束

○蔣馮會議於道清途上——徐州二十九日訊：蔣總司令二十八日晚由徐出發，葛敬恩，何成濟

，方本仁，邵力子等同行。二十九日晨六時二十分到開封，學生軍一隊，及秘書副官警察軍樂隊，在站歡迎，郭春濤亦到，蔣未下車，七時五分開車，九時五十分到鄂州，有步兵，一百到站歡迎，軍官五人上車謁蔣，談數語，即開；下午一時二十分到新鄭，步兵大刀隊約二百餘，男女小學生各界代表，列隊歡迎，請蔣訓話，蔣因急須赴道口陪馮，下車對衆表示歉意，並謂請先歸，容圖再見。車三時二十分轉道清路東行，五時五分抵柳衛站，馮已先由道口趕至接迎，蔣馮下車，即與方何邵馬福祥曹浩森，劉之龍在站旁樹蔭下商議會師京津計畫，至七時半始散。後蔣

馮二人復密談半小時，遂握別分道。蔣回新鄉北上：回道口：車五時三十分同開，蔣車近新鄉時，略停，直駛石家莊與閻會商一切。

又徐州二十八日訊：儉（二十八）晚七時半，蔣總司令偕方本仁邵力子何成濟葛敬恩赴新鄉，轉赴石家莊，聞蔣馮閻在石家莊召開重要會議，討論會攻京津軍事，及北方政治問題。

又中央社徐州二十八日電：蔣總司令，本午由徐專車赴新鄉，會晤馮總司令後，即轉車赴石家莊，與閻總司令接洽，又訊，蔣馮閻，將在石家莊開一重要會議。

○北伐將領會議整中軍事進展——上海十九日電：蔣介石自甯返徐，措置津浦路軍務將畢，十八日晚由徐專車赴豫，將轉京漢綫北上督師，指揮一，二，三集團軍會師（北）京津。

南京十九日電：軍委會訊：閻錫山已到保定，馮玉祥日內已由新鄉北上晤閻，與商進攻（北）京津計畫。

南京二十日電：蔣總司令與白總指揮昨十九日同時報告赴豫，據確息：二氏北上，皆係應馮總司令電請，同赴

鄭州，或新鄉會議，閻總司令處亦有同樣之電，請其赴會。但是否親來，或派代表出席，此時尙難預料，原今後北伐大計，及外交內政辦法，急須協議，安定方針，以免將來或有參差，此即將白同日赴豫之真相。

新鄉十九日電：蔣中正皓（十九）午抵鄭州，馮巧（十八）夜由新鄉往晤。

南京二十日電：一二三集團軍已實行聯絡，向德州保定以北。奉逆軍取大包形勢，逆軍內部主張極不一致將取重大變化。蔣馮而商，今後作戰方針已下令總攻津京。

又電：馮玉祥赴石家莊晤閻錫山後即親赴保定前綫督師。

太原十九日電，十八日拂曉，雁北晉軍將靈邱渾源西北一帶奉軍全綫擊潰，俘虜五百餘人，截獲輜重大車二百餘輛，擊斃無算，探報奉逆殘部將退下蘇園，晉省政府通告，雁北各縣區長速回原任。京漢正前及浦城一帶奉軍十八日晨抵抗甚力，晉以手榴彈衝鋒，并機關槍衝擊，奉逆潰退，死傷五千餘人。

南京十九日電：內政部接某要人十八日電，我軍已佔

領保定大同一帶，現向張家口進攻，察綏指日可下。

北京二十日電：奉軍主力確已退集懷來，宣化西北皆被晉占領。

前綫將領在德州會議——兗州二十八日訊：第二團總指揮陳調元，第三軍團總指揮孫良誠，達日在德州召集各部軍師長，開聯席會議，協定會攻京津作戰計畫，候總司令由石家莊到保定後，即下全部動員令。

白崇禧北上與馮商軍事——漢口二十一日訊：白總指揮於昨日乘京漢路局專車直開新鄉，同行者有馮總司令代表何其鞏。

又訊：白總指揮此次北上係與馮總司令協商北伐計畫。大約一週內即將回漢督師北上。

北伐軍之最近形勢

京漢綫最近軍事情形——漢口訊：據二十二日由石家莊回滬之某要人言，京漢綫最近軍事情形如左：

（一）保定尙未完全克復，我軍距該區二十餘里，在前綫者皆第三集團軍閻錫山。（二）我第三集團軍分三路出兵，東路由石家莊趨保定，北路由大同趨張家口，中路由平型關

攻門頭溝，現各路皆極勝利。(三)閻總司令現在石家莊與白總指揮商聯給，白總指揮三日內可返漢，即率兩湖軍北上，先肅清關內奉軍，再向關外擊討。(四)馮總司令刻在新鄉，鹿鍾麟部在彰德，韓復榘部在石家莊。(五)京漢綫沿站皆已辦公軍米，足供兩月之用，第二集團軍北進，給養可無問題。

◎北京確已克復說——南京二十一日電：交通部二十一日得該部人員自徐州來電云：國急，南京國府交通部趙司令舉。北京確已克復，蔣總司令今日已至保定。

上海二十一日電：二十日京漢津浦兩路無大戰，一經決定外交方策，且夕可達(北)京津。

又電：我軍先鋒已抵長辛店，奉軍幹部眷屬完全回奉，楊宇霆張學良恐歸路斷絕，力主撤退關外，已在山海關修路，便於退兵，大戰或可免。

交河廿日電：津浦綫席液池騎兵軍佔領南皮後，即向交河獻縣進展，敵向滄州潰退。劉鎮華部佔領棗強衡水河間方面進展。京漢綫復集十八日電告敵逆戰翼趙所部盤據高陽，全部譁變，居民受創甚巨，晉軍仍在保定定與

門頭溝一帶，北京長辛店尚有敵人，但張作霖已離北京。北京二十一日電：奉張擬決一死戰再退關外，昨令張學良楊宇霆皆急赴前綫，雙方主力，日內必有激戰。

南京二十一日電：據外息：二集團軍已佔獨流鎮及馬廠。全部津浦綫已全佔領，距天津僅七十里，距北京僅八十里，三集團軍則自長辛店方面向北京進攻，預計日內可定。

上海二十一日電：國軍克交河獻縣，津浦之楊柳青，京漢之盧溝橋，亦有同時克復說。

◎二三集團軍之進展——上海二十四日訊：二集團軍佔領河間，敵退馬廠，我軍飛機到津郵炸彈，車站附近有炸痕，適伴有張學良專車，人心大亂。

天津二十四日訊：馮玉祥主力部隊劉鎮華軍擬切斷奉軍聯絡：前日佔領河間，奉軍粉向馬廠方面退却，嗣孫傳芳殘部與富雙英第十一軍主力，乘我大軍未集，竟於二十日奪回，馮當令孫良誠部加入，現又將河間包圍，指日可下，戰鬥之烈，從來未見。

北京二十四日電：奉張以國軍節節進逼，撤退關外，

亦必盡力追逐，終不能保全實力。決定在京津之間，拚一勝負；將來如仍敗北，即從天津放洋，不再回奉。

又晉北方面自真(十一)日起連克朔縣，山陰，黟縣，平魯，懷仁，右玉，及清水河等處，并於銑(十六)日攻克大同，同日克復綏遠，敵軍全部四千餘名完全繳械，現留一部肅清綏遠，其餘大部均沿鐵路向察哈爾東前進云。

北伐緊張中之馮閻通電

閻錫山馮玉祥兩總司令銑(十六)日通電云：我國民革命軍自三路進擊以來，仰我總理在天之靈，與諸

將士血戰之苦，無堅不破，無敵不摧，現在京津路已下德州，京漢路即克保定，京津直搗，近在目前，殘敵潰散，計日可待，是皆我整備革命軍在統一指揮之下，努力奮鬥，用能收此結果，惟國難方殷，此後對內對外，惟有一致服從中央命令，追隨蔣總司令之後，團結奮鬥，繼續北進，鞏固我聯合戰綫，澈底消滅奉魯餘孽，誅其元惡，永絕後患，貫徹救民救國之初衷，使敵人縱橫捭闔之慣技，無從得逞，此則錫山等私心禱祝，所望於我武裝同志者也。謹佈懇忱，伏維垂察！

凶濤高漲的日本兵

◎已到中國之日本兵——(兩萬五千人)——青島通訊：日本第三次出兵之第三師團，已自十七日起

陸，復向青島輸送之順序如下，【十七日】「信濃丸」載步兵第五旅團司令部步兵第六聯隊，野砲兵大隊，(欠一小隊)步兵第六十八聯隊之一中隊，「台中丸」載步兵第六十八聯隊，(一大隊欠一小隊)【十八日】「長城丸」載步兵第六十八聯隊之一中隊，步兵第四聯隊，(欠二大隊)「生駒丸」載步兵第三十四聯隊之一大隊，野砲兵一中隊，「笠置丸」載步兵第六十聯隊之一大隊，工兵第三大隊，(欠一中隊)騎兵二小隊，【十九日】「神瑞丸」載步兵第三十四聯隊之一大隊，騎兵中隊，(二十餘欠)【二十一日】「哈爾濱丸」載第三師團司令部步兵，第二十九旅團司令部，通信隊步兵，第十八聯隊之一大隊，機關槍隊及行李「爐山丸」載砲兵第三聯隊之應急動員大隊充足人馬，砲兵大隊段中之一小隊，工兵第三隊，隊充足人馬(一部欠)【二十三日】「海祥丸」載步兵十八聯隊之一大隊，(一中隊缺十八聯隊之機關槍隊及行李，)「武昌丸」載步兵第三十四聯隊，(應急動員之一中

隊缺)「保斯島丸」載三師團司令部之一部，步兵第十八聯隊，(二大隊及一隊缺)「二十四日」北京丸載砲兵一個中隊，野戰電信一個中隊，士兵第三大隊充足人馬之一部，「大和丸」載砲兵大隊本部，砲兵一個中隊，工兵第三大隊之一部，「南光丸」載砲兵一個中隊，砲兵大隊段列，(一小隊欠)步兵第三十四聯隊充足人馬最近尚有繼續到青之部隊統計除第三師團一萬五千名外，加派一個混成師團，再加飛機隊鐵道隊，足有兩萬四五千名，其十八日來青之第三十四聯隊，下船後，赴大港中附近之山東倉庫休息。於午後四時七時先後分乘二列車向張店博山一帶出發，接替滿洲軍外山旅團所遺之任務。

○日本佔據東三省——日本積極佔領東三省的行爲，我們從下面的消息裏看出來：(一)上海二十八日訊：日軍對奉魯殘軍退回關外者，一律阻出關，但孫傳芳遣大連，張宗昌逃煙台，均託庇日本，張作霖實力潰散殆盡，日將說保僑爲名，實行佔據東三省。

(二)又訊：東京電，日軍專當局派軍報局長松井中將赴華，蔣與駐北京日使署武官及福田師團長華北日軍各司

令官等會商對華，使命極爲重要，松井已定即日首途。又訊：天津電，二十六日日本武官率砲隊馬匹及步兵二百餘到津。

(三)又南京二十八日訊：外報調查青島現駐有英美等國軍艦共五十餘艘，日軍因得抽調赴津濟各處，留青日軍反較少。

(四)又上海二十八日訊：濟城臨時治安維持會公推馬良辦理外交，馬與日軍官談判，願負責維持過渡時期，力勸日軍擇地退出，由濟民歡迎國軍入城。

(五)又津二十八日訊：天津日軍共約萬人，飛機亦到十六架，但北京日人已少，現仍以保僑爲名，積極設防，又東京二十八日訊：日參謀本部昨派松井石根中將，往青島濟南天津視察。

○日兵宰割下之濟南城檢查郵電二十五日上海電：據東京二十四日電：濟南消息：現有日軍檢查郵電，取締反日宣傳文字。搜檢川南京二十二日電：濟南各城門仍由日兵把守，不時搜查住戶，尙時有槍殺民衆事。魯濟路南京電：膠濟路客貨車已恢復，十七日各站長均易日人又上海二

十二日電：濟南各稅局爲保管卷宗，組局務維持會，現膠濟路客貨車雖復舊但站長以上均易日人，日飛機定此後每日於津濟間往返一次取軍事上之聯絡。折返南京二十五日電：二十三日探報：福田在濟南自稱山東督辦，白馬山一帶掩埋被屠殺軍民屍骨，將房屋全數拆盡。

我們要知道詳細情形，就祇有看下面「報告」通訊：

(一)十軍司令部的報告：

(五月二日)敵軍到濟南駐門外新育學校即見西門外商埠周圍均被日軍網以鐵絲，埋積沙包，各要隘口均有武裝兵數十名把守，禁止我軍民通過，勢極兇猛，並於該商埠內收存直魯軍閻遺留械彈甚夥，並底藏直魯軍及便衣隊多人，意圖擾亂，更以鋼甲汽車載武裝兵七八名，於城內外遍遊示威，並測量各街地形及拍映相片。

(五月五日)上午九時許，忽聞濟垣西北槍聲隆隆，隨駐本軍諜報謂日軍藉故向我軍挑釁，事起倉卒，市上往來行人擁擠，日軍乘時用猛烈炮火，向我市民射擊，並同時用大炮轟擊示威，我軍民被害甚多，是日敵軍派赴接近商埠看守槍械之官兵一排，(計官一員士兵三十餘名)被日軍

脅迫繳械，該官兵爲正當防禦遂上房竭力抵抗，奮鬥至次日上午九時，嗣因彈盡衆寡懸殊，又奉令避免與日衝突，爲大局計遂不克派隊增援，該排官兵因而全數被害，其他各軍被圍於商埠附近之區域者，亦多遭慘殺。

(五月六日)奉令遷讓移住興隆床，接敵軍二十九師報稱，(一)五日上午十二時，日兵在緯一路北首，在王店，收繳津浦路第一區警察槍械一百餘枝，該日兵隨赴我國民衆家，搜索他國之物件，(二)商埠大馬路七條路十二條街圍十餘里各街，有日兵警戒，禁止我國軍民往來，日兵之瞭望哨，設在緯二路洋樓上，見有我軍，即用槍射擊，(三)上午八時有人力車，由他租界經過，被日兵擊死三名，又擊死賣物者一名，(四)昨日下午十一時日兵向北放大炮數十餘發，打倒濟南無線電台

(五月八日)上午八時許，日軍先以大炮向敵軍駐八里凹，(距濟垣八里)三十師之二團，及東西十里河之砲團轟擊，繼續以步兵及機關槍隊由南面向八里凹攻擊，我前哨飛報前來，急抽調步兵一排，佔領梁床側面之高地，側擊該日軍，殊該地已被日軍一連先佔，我軍猛將該日軍擊退

，但日軍援隊源源而來，將我該排官兵包圍，我官兵由高
高地衝出，傷排長一，兵一，死士兵十餘名，在四里山麓
之營長，見派出之排失利，急率其餘部隊，遵令緩退至四
里山最後之一高地，與團部切取聯絡時，該日軍進逼團部
矣，為掩護各軍大部行李通過起見，作竭力之抵抗，該日
軍知不得逞又分兵向我駐東西十六里河之炮團猛烈攻擊，
我炮兵正奉令撤退，不克準備防禦，被日軍擊死士兵一，
傷一，是時我二十九師之掩護部隊已到達日兵不支，始行
退去，時已午後四時矣，是日一九兩軍輜重行李由八里間
通過，被日軍炮擊，損失甚巨，敵軍軍長參謀長聞事變，
即乘汽車至千佛山偵察，路過八里間，亦被炮擊，彈落車
之左右。幸未命中，

(五月十日) 據報日人對我殘酷萬狀，用砒霜製成食物
，到處發賣，我第一軍一師及老百姓被害者甚多，

(五月十二日) 據敵軍派往濟南之調查劉如臣回報稱，
(一) 日軍係十一日早九時，以一小部入城，大部係午後入
城，(二) 日軍入城，即出布告，大意謂此次來係驅逐亦化
之黨軍於濟南及膠濟路三十里以外等語，(三) 西門至南城

字門一帶之房屋，焚燬數千家，係日軍攻城時，所用之大
炮礮彈燃燒，(四) 濟南人民傷亡甚多，

(同日) 又據我一軍守濟之官兵向泰安口述如左：(甲) 我軍
撤退後，該日軍即於城外高地及垓子門上，安置大炮，門
外架設機關槍，連日以大砲轟城西門一帶民房大多燒燬，
人民死於飛禍者極多，(乙) 我守城官兵，於十日晚由東南
垓城越出，被日軍以礮火轟擊及機關槍掃射，死傷極大，
落後者，亦被繳械，(丙) 出城官兵多被日軍衝散，更無給
養，(丁) 在濟未能出城官兵，概被殺戮(戊) 留濟傷病官兵
數百人，亦被殺戮，(己) 日軍攻城時，我守城軍竭力抵抗
，嗣因視民衆被日軍礮擊死傷甚衆，如再死守恐全城同罹
慘禍，遂決心放棄突出，同時有魯軍便衣隊在城內擾亂，
掩護日軍攻城等語，

(五月十三日) 據敵軍三十師第二團團長吳紹周報告如
下，(一) 據自濟南來之張某云濟南城被日賊，用大礮猛力
轟擊，民衆死傷甚衆，房屋燃燒示多，(二) 據長一軍之一
團電話兵劉海雲自濟南述及該團於十一日晚，由火東門突
出，方振武部之一營，由小南門突出，軍受傷落城內之官

兵，概被日軍慘殺，(三)當日賊轟擊濟城時，並用飛機旋繞濟城，散發傳單，(又同日)諜報稱(一)日軍聞我軍將至博山，於張床方面增兵百餘名，並有機關槍鋼礮等，(二)張床土人云，日人在該處開地數十畝，作飛機場，並在附近作防禦工事，

同時據第九軍山濟南突圍而出之政訓部宣傳科員徐益珍云，日軍於八日晨，開始用重礮及迫擊礮，向城內外，射擊，民房被燬者，百餘處，民衆死者約二百餘人，午後八時，宣佈特別戒嚴，內外城門同時關閉，交通斷絕，形勢異常緊急，九日晨五時，日軍又以迫擊礮攻城礮聲，終日未停，正午十二時有日軍飛機，盤桓空際散發傳單，略謂革軍若能拋棄武器，急速出城必不傷害，否則全行槍殺，特此勸告，等語，十日拂曉，濟城尤為激烈礮聲終日不息，午後二時，有日飛機二散發傳單勸告民衆，出城，略謂必于日內將濟城完全擊燬，爾等應速出城，否則一律射殺等語，連日擊斃無辜民衆約一千餘人，有全家數十餘口悉斃於一彈之下者，城內房屋，倒塌殆盡我軍為顧全邦交起見，兼恐重苦商民，始終不肯還擊，該日軍則故意向城內繁華

之區，大肆轟擊，我軍不忍人民受累，乃於十日夜十一時半退出濟城，日軍入城後，將我傷病官兵約七百餘人，悉以手提機關掃射，尸骸遍街，血肉狼藉，有美國女教士亦同時遇害，其殘酷兇暴，已非人類行爲。

同日張夏界首路間有饅頭賣，我士兵及人民購食，均中毒而死。

【五月十四日】據敵部飛往濟南坐探之諜查，劉培城回報：(一)本月九日午前七時，日軍由張店開濟車一列，滿載日軍，(約五六百人)又九時半開濟日軍二列(約五百名)(二)十日日軍用大礮轟擊西南兩門，(三)十二日日軍入城沿街檢查甚嚴，如有軍用品，即時槍殺，並將我圍去之各友軍官兵及前方醫院服官兵完全槍殺，(四)日兵所駐區域，不准人民隨意出入，(五)日軍在濟南出有佈告，勸商家開市，每家須出保險費三元等語。

(五月十五日)據泰山縣商會會長傅張範報稱，本日山濟回泰土人云，(一)日軍在濟按戶搜索。如發現對於他國有妨害之物件，即行槍決，(二)飭濟城人民。懸掛他國國旗，尊重日人，如有違者，即受橫暴待遇，(三)女子剪髮

者，多被戕害。(四)如發現人民身藏有中央券者，立即扯壞更有因而被害者連日泰安日飛機，每日均到一次，或二次，飛機數週，拋擲炸彈，幸未傷亡，更沿鐵道投下有毒麵包。

【二】青島通訊：

自我軍退出濟南後，日兵之兇殘，並未稍斂，且更囂張，將濟垣中國警察完全繳械後，復任意搜查商戶居戶！不但存有自衛槍械者爲之搜去，肆意凌虐，且商民家有貴重物品，亦多乘間搶掠。並散布謠言謂將馮兩總司令，定期併力攻打濟南，無知商民，將信將疑，遂多數避青島，捨棄家室財產，一任日兵席捲而空。所有膠濟沿路之士豪劣紳，因平日所得造孽之錢，囊空甚豐，更紛紛託庇於日人，納費保險，其情形至可恥也。膠濟路刻雖通行，多爲輸運日兵，及軍用品售賣客票極少，貨車絕無。至日兵確數，雖傳說不一，無從統計，就其由青島登陸時，約略計之，當超過兩萬，強半運送濟南，餘則分布膠濟路一帶。留守青島者，則多爲海軍陸隊，查日兵駐紮範圍內，共設飛機場三處，一在濟南，一在坊子，一在滄口，均係佔用

民田，統計不下十餘頃。且機場麥田居多，十數頃即可製造數千之貧民，不爲盜匪，卽劇餓殍矣。飛機約二十餘架，無分晝夜演習，飛行山東各地殆遍，鄉民間聲喘喘，若大禍之將屆，日前在青六機同演，一機墜地，觸死兩機手，聞者快之，青島目前形勢，幾如數年前日人管轄時代，市內晝夜日兵梭巡，車站碼頭，日崗林立，逆軍戰祥本顧震之部隊，形同贅疣。市民哄傳日方擬迫逐祝願離開青島，否則卽予以繳械，亦或壓之使變之一道耳。現在膠東一帶，計有祝祥本殘兵一萬餘，劉志陸殘兵一萬餘，統計四逆現有部衆，不過四五萬之譜，徒手兵居四之三，有槍者不過四之一耳。於是膠東各縣，徵調重疊，搶劫紛紜，而魯省東西之災劫，無畸輕畸重之分矣。

政治方面

國民政府六十七次常會

五月二十九日國民政府開第六十七次委員會，討論事項如下：(一)中央政治會議咨開據武漢政治分會電稱，

湖北省政府委員熊斌，李光世，楊在春，張九維，迄未就任，王世杰前請辭職，業由政府批准，另行簡員補充，應

均准予免職；另任陶鈞，但譚，時功玖，爲湖北省政府委員請查照任命，（決議）：照辦。（二）軍事委員會呈，據第六路軍總指揮劉湘電稱，該路前敵總指揮楊森，業奉令免職，遺缺懇委第二十二軍軍長賴心輝充任，轉請俯賜特派；（決議）：照准。（三）兼代司法部部長蔡元培呈稱，前奉中央政治會議函交廣東律師公會電，請將最高法院廣東分院中止選舉一案，經提交司法行政委員會議決，國府現已建都南京，最高法院並經成立，該分院已無存在理由等由，函復到部，究竟該分院應否撤銷，請鑒核示遵，（決議）：最高法院廣東分院，應即撤銷。（四）兼代司法部部長蔡元培提議，署安徽高等法院院長魯經藩辭職，擬照准，遺缺以周詒柯簡著，遞遺最高法院首席檢察官一缺，以戴修瓚簡著，（決議）：照辦，（五）常務委員李轉呈王委員法勤等儉電，（六）周委員震麟等呈，爲臚呈前中華革命軍湖南司令長官梅德軒同志，革命功績，請俯念前勳，明令追贈，並准撫恤遺族，用昭激勸！（決議）：明令褒卹。（七）外交部長黃郛迭電辭職部務無人負責案：（決議），着次長唐悅良暫行維持，（八）福建省政府代理主席方聲濤有電請病

假：（決議）：慰留並勉其力疾從公

程潛免職 黃郛辭職

○李宗仁通電宣佈程潛罪狀——（衡略）均鑒第六軍軍長兼四路總指揮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程潛，素行暴戾，好亂性成，西征以來，日益恣睢，驕悍之情，時形言論。迨主持湘政，匪特對於一切政務，毫無進行；而財政紊亂，尤達極點，所有收入，既不盡歸鄂財政整理委員掌管，又不公佈用途，置兩湖善後會議財政公開辦法於不顧，偶一問及。猶復惡聲相向！同人等累進忠告，充耳無聞，其一種跋扈飛揚，自作威福之態，倘仍任其掌握政權，兼治軍旅，勢必形成割據，貽患無窮，同人等爲黨國前途計，兩湖政治統一計，鞏固北伐後方計，特于本日，開特別會議，公同議決，依據政治分會暫行條例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將該軍長暫行監視，應請鈞會國民政府明令免去本兼各職，以維紀律，而定人心，除湖南省政府應即克期成立，藉維湘局，業經呈請中央分別任命外：特此布達，即祈鑒察！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主席李宗仁叩巧（十八日）。接着就有：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程潛免職查辦——南京廿三日訊：

廿三日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一)程潛免職，由中央派員查辦。(二)湘省政府照李宗仁電請以魯滌平，陳嘉任，李隆建，張定，劉召圃，曾繼裕，劉嶽峙，周燦，何健，陳嘉祐，劉興為委員，魯兼主席，陳嘉任兼民政，李隆建兼財政，張定兼教育，劉嶽峙兼建設廳長。(三)設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以于右任為委員長。還是就是：

◎黃郛電請辭職——南京國民政府鈞鑒：竊郛猥以菲材，擢長外部，受命三月，時凜冰淵，乃外交正切進行，而情志終難曲達，際茲國步多艱之日，最要在內外相維，恐因個人誠信之未孚，有負鈞府倚畀之至意，謹避賢路，電懇辭去本兼各職，伏乞迅賜照准，以利大局，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黃郛叩養(二十二日)酉。

◎黃郛辭職原因——聞黃辭職原因，大略如下：黃氏自本年二月廿一日在南京國民政府就外交部長職後，距今僅為三閱月零一日，黃就職之初，即着手與美日法意等國會商解決上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南京事件，屢與各國談判，於三月三十日晚與美國協簽字。方期續與英日法意等國次

第談判解決，以除去國際間之隔閡。不料吾軍進佔濟南之際，三日，日本忽爾出兵山東，黃外長因之於三月二日晚由寧赴濟，日兵在濟向我軍挑釁之五三慘案發生，槍殺我軍民數千人，慘害蔡交涉員及外交職員二十人。當事出時，黃外長即親向日兵司令福田交涉，雙方停火，福田允之，福田當派日憲兵兩人，與我方之唐成二代表，前往勸告兩方停火，詎意內有日憲兵一人，忽被流彈擊斃，將屍載回，日兵乃將該事之呈報書，稟報福田，黃亦在座，福田即要求黃在該報告書上籤字，黃為其一再逼迫，不得已僅於其上批「閱」字，而日文報紙及日人電通東方等通信社，即異口同聲，均稱黃外長與日本師團長福田談判濟案時，黃曾簽字認錯，及允許退出二十里外云云。我國各界人士聞悉此項消息後，多致不滿於黃，黃於七日由濟南返京，九日復由甯赴滬，報告濟案發生之真相及交涉之經過，然外間猶多不諒，乃者日方於濟案未決之時，又積極侵略滿蒙，外交日益棘手。黃氏乃於十九日赴甯，向國府口頭辭職，讓避賢能，雖經國府挽留，然黃辭意已堅，是以於甯返滬後，即發出通電，向國府懇辭本兼各職云。

臥薪嘗胆之反日運動

自日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全國民衆反日動作，已普遍到各省縣了！其悲壯激昂之情形，已紀不勝紀，茲將其反日著有實效之工作，約誌於左：

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以後

○劣貨銷場突然縮小——據神戶英文日本紀事報載：自濟案起後，預料華人排日風潮必瀰漫全國，日

人對華商業界頓起恐慌；且抵制日貨已在發軔，對華市城業遭影響，往年此時頗活動之北滿食糧對日輸出，已遭打擊，其各種貿易均減，日本輸出方面，如鐵釘機器，鐵路材料，乾魚，海菜，木材，糖，麥粉及電鍍板等皆受惡影響，鐵軌及枕木交易已停頓，帽及釘均減縮，海產如鱈魚，往年此際爲貿易發動期，此時極爲沈寂，其他各品均必激減，麵粉對華北之輸出大跌，致各廠皆堆積存貨，輸入方面如苧麻，棉子，褐炭，鉄砂，獸皮，胡麻子油，菜油等，亦將減少云。

又上海十九日訊：各業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後，糖業點審堂，亦決議停進日糖，並要求定貨延期交割，昨日日商

各洋行，如三井，三菱，高津，增幸，復和裕等，特爲此事，召集會議，討論結果，一致議決，否認此項辦法，態度頗極強硬，惟華商方面，亦堅決抵制，日內日糖進口，必將擱置，因之連日日糖市面，業已低落，日商極爲恐慌，又日本有光紙及報紙，長江一帶，銷路極旺，每年約計十五六萬份，日來各埠抵制頗力，加之華商不爲運送，是以銷要完全停頓，惟日貨抵制以後，用戶多改用瑞典出品，所惜路途遙遠，到貨極爲困難，日商利用此點，尙現暗中設法挽回，煤炭同業，亦已發表停進日煤辦法，昨據調查，上海一埠，每年用煤，約需三百十三萬噸，其中日煤，占一百十四萬噸，開平煤九十三萬八千噸，撫順煤五十六萬噸，無烟煤二十九萬噸，山東及其他，約十八萬噸，日煤停進以後，用戶雖略受影響，然開平煤礦，每年出產四百七十萬噸，其他各地煤礦，亦可增加出產，故日人所謂煤荒之說，實不成問題也。

○機業界生產之低落——大阪府南河內郡之機業界仍形不振，四月中之生產狀態，合計各種共二十七萬二千四百五十段（寬九寸長二丈六尺）六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元

較三月生產額雖增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六段，而價格減少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一元，當此運華寬市生產漸減之時，經此次濟案，更受大打擊，機業界叫苦不置！

◎上海出口貨不載日船——滬杭甬鐵路各轉運公司，於昨日下午在運輸轉運公會集議，一致議決對日經濟絕交，與各界一致進行，決定辦法兩項：（一）所有裝運日貨，已經收受存棧待運者，限即日裝出；（二）嗣後一律拒裝，如有陽奉陰違者，查出當加重處罰云。

◎首都分期檢查仇貨——南京廿一訊：首都反日會，組調查隊，定二十三日在下關各碼頭及車站實行查驗仇貨，二十六日檢查內部，存貨封存，二十四日成立專賣所，又議決組查驗委員會，公布各項計劃。

（五）旅滬日商手忙脚亂——上海二十日訊：旅滬日商紗廠聯合會，昨日下午召集臨時緊急會議，並請由北京返滬之總務船津，報告物價編定會議，及棉價改定問題。次由各廠代表，報告華商抵制，所受影響，對於各界反日委員會，徵募救國基金一節表示反對。嗣經交換意見，對不得已時。祇可暫時停工，對於多數工人失業，惟有靜觀

云。

（六）日僑哭出北京城——上海二十九日訊：北京電，日僑奉令離京有痛哭者，因個人經營商業，均受田中政策而犧牲，有多數日商要求日政府貸以銀行輕利借款，以維生計。有入回教之某日人不甘離京，向日使館員聲明，在京決無危險，萬一果被殺害，不願日政府提出要求等語。

學生積極注意於軍事訓練

（一）浙省積極組織學生軍——上海二十日訊：浙省各學校，自濟案發生後，除由浙江大學通令各校教職員，聯合學生，組織反日委員會外。如浙江大學工學院私立惠爾中校等，先後組織學生軍，實際作軍事之訓練，紛紛向浙江省政府呈請備案，現由省防軍司令蔣伯誠，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與各委員商議，以事關軍事組織，必須詳細研究，刻正妥擬學生軍組織法，一俟組織大綱由省政委員會議決，呈准中央政府核定後，即行正式公布，以便實施。

（二）中央大學籌辦救國軍——南京十八日訊：中央大學籌備救國軍巧（十八日）開會，議決：（一）請同學加入；

(二)請學校聘請長官；(三)該校教授會規定訓練時間。

(三)上海學生成立軍事訓練委員會——上海十九日訊

：學聯會軍委會昨召集第七次委員會，討論如下(一)變更定名以本會原名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似有抵觸因之添加訓練二字為上海學聯會軍事訓練委員會一致通過。(二)議各處主任得依公務繁簡到會辦公頗不一致，特定辦法如下：(甲)一次不到者專函責問，(乙)二次不到者用書面警告，(丙)三次不到者直接請其自行告退議決通過。(三)各項文件非經主席閱後交秘書處蓋章不生効力，議決通過。(四)議經費征收問題，以一星期內征齊，議決通過。(五)關於軍事教授來會報名者定期考試問題，議決由訓練處負責辦理。(六)經理處日昨通告服裝質料須規一律。今又採用大南門中華路七百四十三號復協洋服號每套價洋三元七角或逢來路一百五十九號王順昌價洋三元八角與二元四角等，如願購者，請向其接洽云。

南洋華僑熱心匯款救國

南洋各埠僑胞自濟案發生後，同深義憤，會由本埠和豐銀行匯款十四萬餘元贊助北伐。茲探悉一星期

報 國 刊

來南洋方面復有洋十四萬四千三百二十六元零四分銀一萬

三千四百六十兩六錢三分之鉅款由該行匯來，計(甲)新加

坡匯交國民政府二千零八十六元四角三分，交國府財政部

十一萬八千零八十元二角六分，交國府財政部長五百七十

三元；(乙)檳榔嶼匯交國府李烈鈞九千二百九十元零五角

三分；(丙)吉隆坡匯交國府財政部長九千四百八十九元；

(丁)巨港匯交國府財政總長七百元；(戊)吧達維亞匯交國

府財政部二千一百零六元八角二分；(己)綿蘭匯交國府財

政部銀八千九百二十四兩，交國府宋子文銀二千零二十兩

；(庚)馬尼拉匯交國府司庫銀二千五百十六兩六錢三分，

又洋二千元。據該行中人言，統計兩星期中已達三十餘萬

元。一兩月內預料最少可超過七十萬元，至於匯款人依各

埠來電，有商號團體，富商，教員，學生，以至走販，人

力車夫，海外僑胞愛國之熱度與普遍可於此窺見一斑云。

日本國內政黨抨擊田中

日政府之武力對華政策，完全為軍閥財閥勾結而成，日本民衆多均反對，觀一般輿論，已可概見；各新政黨且發表宣言，以嚴重態度反對出兵。茲彙紀如左：

國 三

(一)民衆社會黨宣言 田中反動內閣之對華政策激成中國民衆之對日反感，故本黨於前次臨時大會議決反對對華出兵。三次出兵之費用共計有一千五百萬元，此項巨款適足以使一般僑民暫住安全地帶避免戰禍，而政府不採取此項手段，爲擁護少數資產階級之利益起見，固執現地保護主義，對山東出兵，驅一般山東僑民爲其政策之犧牲。此種政策之進展，恐不免危及東亞全局之和平，本黨對此大濟南案，主張和平解決。

(二)日本勞農黨宣言 田中內閣以保護在華僑民之名義，繼續向山東遣派軍隊，就其實際言之，不過擁護少數財閥之利益及維持內閣殘命一種手段，其軍費之中，除由國庫支出百萬元之外，其餘一千萬元必爲人民所負擔，(中略)此次濟南案與尼港虐殺案無異，同爲軍閥外交所產之結果，

(三)無產政黨共同宣言 吾人對於出兵極力反對之理由有三：一，日本對華出兵，由歷史上觀察之，必至擁護北方軍閥，妨害國民革命運動之進展，產生干涉中國內政之重大結果，二，現地保護主義足以使一般中國民衆抱領

土權被侵害之反感，邦人之被害因而更大，如從真正之民衆利益着想，決不可對華出兵，三，所謂既得權擁護，即爲山東方面日本所投下資本之擁護，日本民衆不可爲此種政策所迷惑，從事擁護資本階級之利益，及扶助北方軍閥，壓迫中國民衆運動。

在國將亡家將破的今天，我們實不忍紀載這一字一淚的慘痛事實，我們惟望國人一致起來努力消滅這慘痛事實！此外，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兩件事：

第一，大批外人之來華游歷「良有以也」！

江蘇交涉公署茲以有英，法，日本，德，美，瑞，奧，國，丹國，瑞威，荷國，等外人擬往蘇，浙，皖，粵，四川，東三省等處游歷除發給護照外，並已呈由外部通令飭屬保護。茲將各外人性名錄後：

▲英人 施德納，載存仁，韓德資，加特罕，歐倫，威爾遜，爾來脫，斐琦，貝爾遜，海明瑟，卜乃特，賈定納，尤思達，西羅麥邊，蘭雷，伏格思，斐納克，迪味思，培德深，何立鉅，惠迪，莫根，未蘭，安達生；

▲日人 赤松助一郎，西原命文，藤田坎孫，本間唐

松，五居五郎，山邊利之，田邊真藏，森廢定，武田確忠，南川利一，葛蒲葦吉，村上廣三，保蘭素堂，遠藤愛輔，吉田弘；

▲法人 倍蒂(英美煙公司職員)羅介(東方修罈公司經理)，李望及妻(上海法公董局職員)，雅蒙夫人，榮商，魏志仁，(上海法公董局總辦)竺叔摩(上海法公董局種植主任)；

▲瑞威人 夏明華(牧師)，恆慎；

德人 柏郎(法學博士)，史德仁，(女教士)，何伯樂；(商人)；

▲美人 李克樂；

▲丹人 別司比亞；

▲瑞士人 華司德；

▲奧人 愛而盤鐵南林尼(醫士)；

▲葡人 金小山(商人)；

全國教育會議宣言

中華民國大學院召集的全國教育會議，於五月十五日在首都開始集會，列席的各省區特別市和大學院當然會員

第二，汪精衛之乘時建議「豈徒然哉」！

中央及南京上海各報館，中央黨部，暨各同志均鑒：此次挫辱甚於二十一條，忍受不可，訴之外交，僅能使人知是非所在，若欲雪恥圖存，惟恃國民團結自救，頻年軍事，雖獲勝利，而建設尙未着手，實為人心離散最大病。因建設未興；則因軍事緊急，財政悉供軍用，無復他顧，切望中央督飭北伐諸軍，迅速收復京津。底定遼瀋，此去困難，或較甚於山東，然當勇勿倏，至於各省無事養兵，宜由中央督飭軍會，制定裁兵計畫，將各省兵數大加裁汰，移鉅額軍餉，為建設用，並宜整定軍制，勦匪付之各省，國防統於中央，充實軍備，並永絕軍閥禍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團結自救。再者，以黨治國之目的，在實行黨綱，全國人才在黨外者，宜延攬以集思廣益。謹此建議。

汪兆銘元。

及專家共七十八人，收到的議案有四百另二件，會期歷兩星期，現在敬將會議結果，向國人作一個括概的陳述。

我們深信一國的教育，必有個一貫的宗旨，才可以確立國家生存的基礎，而築成國民文化向上的軌道。中華民國成立十七年了，雖然也曾定過教育宗旨，但是很空汎，

很容易發生歧義。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主義，所以等於沒有宗旨。十七年來，國家的生存，不但沒有能確立它的基礎，而且騷動搖的程度，一天一天的增加；國民的文化，不但沒有能築成它向上的軌道，而且只有後退和橫決的現象。這固然由於政治上革命尚沒有成功，而教育上沒有一貫的宗旨，也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的。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建國，也就以三民主義施教，此後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已絲毫不容懷疑。所謂三民主義的教育，就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鵠的的教育，決不是單單在教科書中摻入些三民主義的話，或在教育行政機關裏，貼幾張三民主義的文告就算完事。我們全部的教育，應當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以達到民族的自由平等；應該養成服從法律的習慣，訓練團體協作和使用政權的能力，以導入民權的正軌；應該提倡勞動，運用科學方法，增進生產的技能；採取藝術的陶冶

，豐富生活的意義，以企圖民生的實現。總之我們全部的教育，應當準照着三民主義的宗旨，貫徹着三民主義的精神。

我們既確定了教育宗旨，就該根據這個宗旨，訂定實施的方案。我們這次會議中各種議案，多含着教育上各個實際問題。綜合起來，在形式上雖然不是一部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但是經過這兩星期來的討論和考慮，已可表示我們一致的主張。即在就按議案的性質，分為十大項，摘要說明一下。

① 教育行政及經費

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載在本黨的政綱。我們對於學制問題，有長久的討論，我們覺得中國地大物博，各處情形不同，制度上必須留一點伸縮可能；同時鑒於現行學制實施未久，尚無若何顯著的利弊。教育事業，重在精神，也不必徒在制度形式上多所改變，只有幾點，照我們的理論經驗，認為是必須改訂的；如師範教育，為普及教育的基本，最為重要，我們承認於高中合設的師範科外，得有單獨設立的師範學校。但六年制師範，不合青年能力與需要，應當

廢止。又如女子中等教育，應培養女子特有的社會職分學而適應其特殊的需要，所以我們認定女子中學校，以單獨設立為原則，但因地方人才經費的限制，不能分設兩種學校時，亦得根據女子特殊的需要，變通辦理。

我們對於教育經費問題，也有極鄭重的考慮，我們主張凡國省縣，除向有指定的教育專款外，應於各種稅收中，帶徵教育附稅，同時實行遺產稅所得稅，為教育專稅，以平均國民對於教育的負擔，收用官產荒地山林沙田以盡地利，以裕民生，以興教育；我們主張，由中央指定海關噸稅，發行教育基金庫券三千萬元，以俄國庚款發行庫券伍千萬元，以比義二國庚款發行庫券二千萬元，（關於他國庚款，否認現有一切組織，另組委員會統籌辦法），合共得教育基金一萬萬元，作黨國新教育建設之用。我們為保障教育經費的獨立，草定教育經費管理處組織條例，教育經費會計條例，教育經費保障條例，請求政府採擇頒行。

我們深感近年來的學生運動，失却正常的指導，而發生許多可避免的錯誤和犧牲，所以由審提會根據各方提案

，草擬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和學生參加羣衆運動標準案提出本會。本會為慎重起見，請大學院轉呈中央黨部審核辦理。

我們注意海外僑民的教育，決定了獎勵補助和指導的辦法。我們為促成教育機會的均等，決定了獎勵優良貧苦學生設計委員會的組織。我們為提倡國貨，議決了學校師生服裝一律採用國貨，儀器用品，儘量採用國貨的規定。

②普通教育 厲行教育普及，也載在本黨政綱。要謀教育普及，應先從學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始。我們決定於中央各省區各市縣，均設義務教育委員會，調查實況，確定程序，督促進行，各地方失學兒童數，每兩年減少百分之二十，至遲民國十八年五月止，各省區各特別市應將義務教育實施計畫，呈報於大學院。

我們注意到現在幼稚園和鄉村小學師資的缺乏，決定於各省區環境適宜的地點，開設幼稚師範及鄉村師範學校，以培養普及教育所急需的師資。

中小學課程的標準，我們不能在大會短少期間，匆促擬訂，決定請大學院組織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就

期制定草案。

③**社會教育** 於學齡兒童的義務教育以外，謀教育的普及便當，着重民衆補習教育。我們議決請大學院設立民衆教育設計委員會，制定各種計劃和法令，各教育行政機關，和各級學校，都應有專司民衆教育的部分，一切機關學校和公共團體，都應利用原有房屋器具，設備附設民衆學校或補習班，民衆圖書室，公共體育場，公園等，給予民衆以種種教育上的便利。

為各地方圖書館的示範，並為全國最高學術文化的庫藏，就要有中央圖書館的設立，我們希望在最短期間，首都的中央圖書館，得開始籌備。

④**高等教育** 大學教育，應該嚴定標準，提高程度。我們議決請大學院頒布大學畢業考試及學位授予條例。以後各大學辦理畢業時，應舉行學生歷年課程的總考試，合格的給予證書，不得授予學位，凡學士博士兩級的學位，均須另經大學院考試或審查合格後，由大學院授予。嚴定公費留學的資格，對於大學師資設備上有特長者，由大學院給予歲費，設立特種研究所，以獎勵高深學術的研究。

⑤**軍事教育及體育** 我們為鍛鍊青年身心，養成紀律服從負責耐勞等習慣，提高國民獻身為國的精神，增進國防的實力，鄭重通過了實施軍事教育的議案。凡高中以上，以軍事教育為必修科，（女生習看護）由大學院請軍事委員會派遣正式陸軍學校畢業軍官為教官，每年暑假期間。各校學生，應受三星期連續的嚴格軍事教練。

關於體育，尤其國術的訓練，也應當積極設施，確定經費，多方提倡，以振起國民的體力。

⑥**職業教育** 我們確認中小學校教育均應以培養生產技能為中心，惟各省區市縣應於可能之範圍內，單獨設立特種職業學校，專授直接生產的教授。至於職業學校的設置，以適應地方需要及利用其環境為原則，注重實習，增加技能的熟練，施行職業指導，為青年升學或擇業之輔助。

⑦**科學教育** 我們為提倡科學實驗，獎進研究，議決規定中小學自然科學實驗設備的標準，在經濟困難的地方，設立公共實驗室，使各校學生得輪流實驗，各大學設科學講座，獎勵科學的研究與發明。

(8) 藝術教育 我們爲增高國民藝術的興味和欣賞，議決建設國立美術館，並舉行大規模的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演奏會，籌定基金，獎勵藝術的作品。

(9) 出版物 我們議決籌集大宗基金，以獎勵科學的著作，編輯學校各種補充讀物，養成學生自動讀書的能力。注重國恥教材，以喚醒民族的觀念。

(10) 私立學校 我們規定私立學校課程師資和設備的標準，從事積極的指導，獎勵或取締。

以上我們已將這次全國教育會議的結果，不憚瑣屑地摘要說明了。我們在會議上，所能盡力的止此，而我們在實際教育上所當盡力的，決不止於此。只因會期短促，議

江西省政府爲「五卅」紀念告江西民衆書

農，工，商，學，各界民衆們！

大概都還記得吧！記得三年前的今天——五月卅日！——上海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商民及其他市民，被帝國主義——尤其是英日帝國主義——的巡捕，商團軍，陸戰隊，一場血肉橫飛的大屠殺吧！

這次的事件，是國際帝國主義以其兇惡的炮艦政策，

案繁多，有許多詳細的計畫，留待各種專門委員會分別進行，還有許多未解決的問題，須留供將來中央教育研究的探討。

要使這各種議決案，不徒託之空言，而能一一見之行事，這不是單靠我們薄弱的力量所能成功的。一方面要求政府的領導實施，一方面也要靠全國民衆的共同努力。現在國民革命大功未竟，而暴鄰侵壓，外患方殷，我們應該奮起精神，勿畏勿懈，在政府領導和全國民衆協力之下，來開始我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作。

(一七，五，二八，)

對中華民族施行其最高度的壓迫與摧殘之開端，同時，也是整個的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高潮，進入激湍飛奔的新階級：所以帝國主義的槍炮，由上海殺到青島，殺到九江，殺到漢口，殺到重慶，殺到廣州……同時，被壓迫民衆因此種屠殺而起的反抗運動，也普遍到全中國，在前者則表示了帝國主義窮兇極惡之大暴露，在後者則表示了

中國國民革命之偉大精神，這就是悲壯的「五卅」，在當時巨大犧牲和巨大影響。

「五卅」以後：（一）中國的民衆，由感情的狂熱行爲，而日趨於有組織，有訓練，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實際的革命行動了！由散漫的形式組合，而造成了工農商學兵之大覺悟，大聯合，而集中於中國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一致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的具體工作了！（二）民衆革命勢力發展的結果，使整個的反動勢力，走入了垂死的窮途——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都開始起了根本的動搖，內部的崩潰，分化，腐化等現象，都成爲反動勢力不可挽回的厄運；（三）唯其如此，所以改組後的本黨，建立了強固的龐大的民衆基礎，促成了本黨革命勢力的突飛進展——由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這的確是不可磨滅的偉大事實，這種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是民衆的力量。

現在，是「五卅」的三週年紀念了！本省政府，撫摸着過去的悲壯的革命痕跡，目覩黨國今日的艱難現狀，與日帝國主義出兵山東，京津，滿蒙的獸暴行爲，實抱有無窮

的哀痛和警惕！本省政府於今天紀念「五卅」的熱烈情緒之下，敢謹以至誠，期與全江西民衆，以致力於下列各事：亦即我們紀念「五卅」的意義。

（一）我們要繼續五卅運動的精神，以貫徹其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尤其在目前的對日本出兵我國的事件，更應作最堅決的反抗。

（二）我們要繼續五卅運動的精神，鞏固農工商學兵的大聯合戰線，以與一切惡勢力奮鬥；我們對於破壞革命民衆聯合戰線的共產黨，務必根本剷除之——我們認爲五卅運動中最大的背叛者，就是殺人放火不顧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共產黨。

（三）我們要繼續五卅運動的精神，擁護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統一中國，我們要以革命民衆的力量，消滅黨內一切惡化腐化勢力，促各種民衆運動，統一於中國國民黨的指導之下。

蓋必如是，才能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開國民會議，完成一切建設事業；才能使國家躋於自由平等，使人民痛苦之切實解除。江西民衆，奮興乎來！

江西省政府爲追悼「五三」死難烈士告江西民衆書

各界的同胞們！全體的同志們：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已經是一步一步加緊的踐踏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了！這時候，是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每個中國人，應該一致披肝瀝膽的來「共恤時艱，同赴國難」。

在革命軍北伐猛烈進展聲中，日本乃採取最殘暴無理的行爲，出兵山東，佔領濟南。五月三日，竟將我國民政府所委之山東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及隨從人員十餘名，概行殺戮，並將蔡公時兩目挖出兩耳割下。自是，復大開其機關槍大炮，以轟擊我軍民，大放其火以燒燬我民房，大肆其挑撥，騷擾，掠劫，逮捕，俘虜，殘殺，之能事，以根促中國漸於亡國滅種之境地。——這是從「五三」起直到現在，日本還在繼續此種獸行而橫暴未已的事實，現在整個的濟南已完全在日帝國主義者的直接統治之下。現在濟南的人民，軍隊，的一切生命財產，已完全在日帝國主義者的直接宰割之中，死在日帝國主義者的「炮前，刀下，火

裏：」的中國人，不知有幾千幾萬了！這是中國的奇恥大恥，是中國革命史上最沈痛的一頁！

本省政府目視今日之艱難危局，於痛定思痛之餘，特召集省內各界民衆，舉行追悼大會，督本革命精神，貫徹黨的要求，期與全江西民衆共同努力於當前的大難，茲謹就所見，約述於左：

(一)我們一切反日運動，應立脚於中央外交策略的範圍之內——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是應當有整個的革命力量，有整齊的步驟和正確的策略，才能收得實際的效果。我們決不能以一時的感情狂熱的衝動，而作局部的無意義的超越行爲，以自相驚亂，自起糾紛，這的確是「無補實際」的。我們應該站在統一的中央策略之下，以喚醒民衆，而以整個的民衆力量，作政府外交的後盾。這樣，才能促進政府與人民之合作，才能消弭內憂，同破外患。

(二)我們在反日運動中，要嚴防共產黨乘機搗亂——窮兇極惡陰謀未已的共產餘孽，還是神出鬼沒的在各地潛

伏著，還是天天希圖煽惑暴動，以破壞政府的建設，以大肆殺人放火。所以我們在緊張的反日運動中，應該嚴防共賊混跡竄入我們的陣綫，擾亂我們的後防。這是進入訓政時期的江西民衆，尤應特別注意及之的。

(三)對日經濟絕交，是制日本死命之一種無形的切實工作，我們希望全江西的商民同胞，自動的起來檢舉仇貨，斷絕仇貨的來源，於此種經濟絕交時期，努力於國貨的提倡，和本國工商事業之發展。我們應以此種精神，永矢勿懈！

以上一事，本省政府深望我江西民衆，共同努力於茲，以挽救黨國之危亡，而盡國人份子之義務。亦即我們後死者追悼「五三」死難烈士之革命意義和重要責任！

最後我們高呼：

【一】革命民衆聯合起來！



【二】毋忘「五三」慘案！

【三】爲「五三」死難烈士復仇！

【四】擴大反日運動！

【五】服從中央外交策略！

【六】切實對日經濟絕交！

【七】在反日運動中澈底剷除共產黨！

【八】在反日運動中擁護革命軍繼續北

伐！

【九】在反日運動中努力江西訓政！

【十】「五三」死難烈士精神不死！

【十一】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二】國民革命成功萬歲！